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俄 國 史

(四)

佛 那 次 基 著

周 新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國 俄

(四)

著基次那佛
譯 新 周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第十三章 歐戰中之俄羅斯

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

一

歐戰在外交背景上主要點，已經討論過了。俄羅斯就注定了要參加這次的戰爭，因為她是歐洲的最大列強集團的一部分。一待中歐列強的同盟和三國協商（*entente cordiale*）組成之後，於是戰爭已成勢不可免，所剩的問題僅爲什麼時候誰先動手而已。歐戰的前一年，德意志覺得她的軍事準備，要比協約國要充分一些。她更認清她的兩個可能的仇敵，法國和俄國的軍力都在很快的增長。

不祇是俄羅斯的軍力在增強，德國也看清了俄羅斯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很快的發展。司徒列

資的土地改革的實行，組成了一個新的農民地主階級，很快的鞏固了俄羅斯國家的新的社會基礎。在一九一四年，因為新立憲政體還沒有完全的實現，所以還可以希望俄羅斯發生內部的困難，但在十年之內，俄羅斯革命的可能性恐怕就將變成很微薄了。德國參謀本部對俄作戰計劃，是同時兼顧到俄國戰術的問題以及她內部的弱點。德國想用兩種方法利用這個弱點：第一，在俄羅斯帝國的所屬民族中鼓動牠們的獨立的感情；第二，在俄羅斯國內引起社會和經濟的傾軋。俄羅斯所屬民族問題中最易激動之點是波蘭問題，它可以推源到維也納會議。但德國並不能放手擴大這個問題，因為在十八世紀波蘭瓜分的時候，普魯士也併吞了波蘭的一部分，當十九世紀末年時，奧地利會鼓勵她所屬的一部分的波蘭人民作某種程度的自治，也不能輕易的提出波蘭的問題；她不僅會遇到德國方面的抵抗，並且將會受匈牙利所反對，因為匈牙利是極力反對在哈布斯堡 (Hapsburg) 帝國內斯拉夫勢力有任何增長的。

德奧活動的更有望的地方，是在烏克蘭、加里西亞和蒲哥維那都是哈布斯堡帝國領土，住居該地的斯拉夫人，其血統和語言文字都與俄羅斯烏克蘭人民相同。奧國在歐戰前的政策，是扶助

在加里西亞的『烏克蘭的』文化運動，以相對示別於俄羅斯取締牠國境內烏克蘭運動的政策，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之初，俄羅斯政府反對一切烏克蘭的分離運動，禁止一切用烏克蘭文出版的印刷物。這種政策在俄羅斯南方就引起了普遍的惡感，雖則主張分離運動者實際僅限於少數的智識分子。俄羅斯政府所採用的政策，祇加強了烏克蘭運動的聲勢。奧德就利用這種俄羅斯政府所犯的誤謬，但他們把烏克蘭運動對於俄羅斯的危險性估計得太過分了（註一）。這次的運動，直至俄羅斯戰敗以後纔成事實，即在那個時候，烏克蘭的主權祇有靠了德國軍力的支持，纔能存在下去。

俄羅斯的另一個弱點，在中歐列強看來，是它的社會的不安。歐戰時，德國援助俄國國內及政府的革命宣傳。但，即使是俄羅斯的無可否認的社會的弱點，也並沒有產生完全合於希望的結果，德國希望一開戰俄羅斯便發生革命，但這革命一直至一九一七年纔發生，其時德國已經疲於鬪爭，很少有——如果有的話——戰敗協約國的機會了。俄羅斯帝室推翻後十八個月中，德國也發生了一次成功的革命，推翻了德國的帝制政府。

二

一九一四的前幾年，在歐洲整個的政治氛圍中，浸透了戰爭迫在眉睫的預覺。巴爾幹發生的事件供給了近因。

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時，俄羅斯和奧地利在巴爾幹的外交，把這半島分做了二個勢力範圍，俄國掌握着東部巴爾幹的斯拉夫族，尤其是在保加利亞，奧國則統治着巴爾幹的西方，特別的是在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羅馬尼亞在一八八五年和奧國結了同盟。但自一九〇八年時奧國併吞了波斯尼亞和黑茲哥維那後，於是情形就變更了。塞爾維亞人不能順從這一個使住居着塞爾維亞人民的領土成爲奧國完全主權地的措置。在併吞之前，當奧國在波斯尼亞的勢力還沒有被認爲合法的時候，塞爾維亞可以暗底希望巴爾幹西部的斯拉夫人民能夠聯結起來。一九〇八年的併吞，就剝奪了他們的這種希望，塞爾維亞人反抗奧國的民族情感就受了極大的激動。

鑒於這些情形，在一九〇八年後，俄羅斯外交的目標，就成爲設法使巴爾幹人民在奧國的勢

力下解放出來。在一九一二年，這個目的似乎將近於事實。三個巴爾幹國家，塞爾維亞，保利亞加，希臘結聯了同盟對抗土耳其。巴爾幹之戰的結果，他們的同盟就得到了完全的勝利，土耳其差不多喪失了所有她在歐洲方面爲斯拉夫或希臘人所居住的領土。接着同盟國中自己發生了一個爭執。在保加利亞與塞爾維亞及希臘之間就立刻爆發了一次戰爭，保加利亞的敵人又聯結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戰敗後以後，感於勢孤力單，於是就想找新的與國。塞爾維亞現在得到協約國的扶助，因之保加利亞就聯絡了中歐列強。

一九一四年巴爾幹的外交形勢，與二十世紀之初，就有了這樣的激變。保加利亞現在是站在奧國一邊。同時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是在俄羅斯一邊。一般的情形，顯看出極端的不安。巴爾幹就好像是一個隨時有爆裂之虞的火藥庫。保加利亞人希望報復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塞爾維亞人祇是解脫了他們在奧國統治之下的同種的兄弟，就好像他們過去成功地反抗土耳其那樣。塞爾維亞的民族情感，在奧國境內的塞爾維亞人民中的革命有一觸即發之勢。於是就開始的進行謀殺奧國的重要人物，其中之一即以奧國的皇儲斐迪南太子（Archduke Ferdinand）爲目標。

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太子在波斯尼亞的薩拉幾弗（Sarajevo）鎮被暗殺了。薩拉幾弗的謀殺案發生了一個月後，在七月二十三日，奧國給塞爾維亞一個最後通牒，通牒的主動觀念，認這次的謀殺得有塞爾維亞政府的許可。

塞爾維亞的答復，實際上完全服從了奧國的要求，但駐柏爾格雷德的奧國公使卻宣告塞爾維亞的答覆不滿意，於是就立刻離開回到維也納。

很明顯，俄羅斯在這個時候不願任着塞爾維亞孤立無援，坐視奧國的殲滅塞爾維亞。同時也很明顯，戰爭如果爆發，法國將左袒俄國對抗中歐列強。英國所處的地位不很清礎，德意志該會合理地希望她將不到牽入漩渦。英國的外交和葛萊爵士（Sir Edward Grey）本人，都竭力的想法避免戰爭。但在這個嚴重的時期，避免戰爭的唯一或者可以生效的辦法，就是英國宣布法俄採取完全的一致，但英國並沒有如此做。

俄羅斯外交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也設法的想避免戰爭（註二）。但一切想由外交手段解決奧國和塞爾維亞間衝突的企圖都失敗了，七月二十八日，奧國向塞爾維亞正式宣戰。戰爭發生之後，

俄羅斯就不得不於下面兩條路徑選擇其一，坐視塞爾維亞的受着侵略，或者命令軍隊動員。最初的建議是在求妥協，祇命令俄羅斯南部軍隊動員，因明顯的祇在對付奧國而並不對付德國。外交大臣薩沙諾夫(S. D. Sazonov)立刻把這個決定，通告歐洲各國政府。但這個觀念在俄國受參謀本部和軍事專家的激烈反對，反對的原因是因爲俄羅斯軍隊的一部分的動員，在技術上將阻滯和混亂將來的全部動員。如果過幾天德國宣戰，過去所採的部分動員的任何步驟，適足破壞全部的，這樣，俄羅斯的地位就將受動員計劃，因而將大大減弱俄國的地位。俄羅斯的動員問題，不僅須用它對國際關係的影響，並且必須用軍隊實際效率的觀點來考量。我們不可忘記，在一般情勢之不安定和所有列強在作高度的備戰情形之下，幾天的阻滯，或事先動員計劃的紛擾，就將造成使該國不能抵禦敵人最初進擊的形勢。

七月二十九日，德國大使柏塔利斯伯爵(Count Pourtales)至俄羅斯外交部，通知薩沙諾夫，即使俄軍一部分的動員，也將立刻引起德國的動員。鑒於這種情勢，於是在七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下總動員令。下午九時二十分尼古拉斯皇帝接着德皇的電報，說他將極力促進聖彼得堡和

維也納之間的直接談判，尼古拉斯皇帝立刻取消總動員令，代以部分的動員，命令於午夜送達基夫，奧特薩，莫斯科和喀山四軍事區的司令。七月三十日部分的動員開始。在這些命令之後，俄羅斯陸軍部得到消息，德意志已經祕密開始動員。同時，薩沙諾夫求得談判基礎的最後努力又爲德奧所拒絕了。薩沙諾夫和陸軍大臣及參謀部長商議之後，就決定勸告皇帝命令全國總動員。尼古拉斯皇帝於七月三十日下午四時接見薩沙諾夫。他還不願允准全部動員。薩沙諾夫就用他自己的命令發給陸軍大臣和參謀本部。這樣，在七月三十一日，即開始總動員。但這並不就等於戰爭。在七月三十一日尼古拉斯皇帝給德皇的電報裏特別申明這個事實，由葛萊爵士的發動，薩沙諾夫表示他預備繼續作外交的談判。薩沙諾夫所要求的，即奧軍不得侵犯塞爾維亞。

與俄羅斯動員令同時，在柏林得到俄國動員消息以前，德國政府就發下了戰時緊急狀態（Kriegsgefahrzustand）令。除了名字之別外，這個命令與動員完全相同。八月一日晨，尼古拉斯皇帝拍電德皇，請他保證德國的動員並無戰爭意思。在這通信沒有發生任何結果之前，八月一日下午七時，駐聖彼得堡的德意志大使，在要求俄羅斯立刻停止動員不久後，通告薩沙諾夫，德國正

式對俄宣戰。

三

德國的對俄宣戰，在俄羅斯人民中所發生的感情，大異於數十年前日俄之戰開始時所發生的感情。情勢的嚴重是大家都承認的。在俄羅斯各大城市，發生了愛國的示威運動。外交關係決裂前數天在聖彼得堡發生的罷工，也立刻停止了。

國會舉行了一個特別會議，表示完全同意政府所採的政策。這個宣言，是政府和人民代表間一致的證據。八月十二日鄉鎮會議創立了一個全俄鄉鎮會議協會以救護傷兵。這樣，戰爭是在一個極順利的政治形勢之下開始的——全俄羅斯是一致了。民族觀念的發生，更因政府的宣布解放斯拉夫人民的政策而得到了極大的援助。這次戰爭的開始公言是在於求塞爾維亞人民的解放，戰端開始的時候，俄羅斯的總司令，尼果拉斯大公 (Grand Duke Nicholas) 又發起呼籲另一個斯拉夫民族波蘭人的解放。俄羅斯的外交並不避免這個困難的問題，祇是一直前趨想用快

刀斬亂麻的手段解決這個難題。俄羅斯向波蘭人宣稱，准許「分割成三部分的波蘭民族」的復興（註三）。稍後向所有在奧匈帝國壓迫下的民族作了一個呼籲。

德國曾預料在俄羅斯動員之後，立刻就會引起紊亂，但俄羅斯軍隊的動員，依照盧康姆斯基將軍（General A. S. Lukomsky）的計劃，以出乎意外的迅速實現了，沒有受到什麼困難。明令禁止一切酒精飲料和封閉了所有的酒肆給予了極重要的幫助。

在戰爭第一月的進程中，很明顯俄羅斯由她在日俄戰爭中所獲得的經驗得益不少。要不然，俄羅斯的軍隊就不能抵禦德意志的軍勢。在日俄之戰後十年的進程中，俄羅斯軍隊在一次澈底的改革之後，其軍力至少增進了三倍。

四

德國的對俄宣戰後，接着在八月三日對法宣戰。二天之內，奧國對俄也宣了戰，隨着德國的破壞比利時中立，英國即向德國宣戰。一九一四年十月，土耳其加入中歐列強方面作戰。協約國的軍

力似乎大於中歐列強，但這種人力和財力的不平等，卻爲中歐列強在德國指導下的團結一致所抵消了。協約國的軍隊並沒有聯結在一個軍事總指揮之下，各國的軍事活動是不協衷合作的。戰端開始時，協約國的軍隊分成了不相等的三線：西部前線，由法國和英國軍隊所組成；東部前線，由俄軍所組成，東南部前線爲塞爾維亞軍隊。塞爾維亞的軍力遠比對敵的中歐列強爲弱，所以祇有在中歐列強的主力軍爲東線西線作戰所吸引住時候，她纔能勉強支持。因之，戰爭的進行，全視主要前線的勝敗而定。

德國同時對抗法俄的軍事計劃的主要點，是最初差不多以他全力進攻法國，而留着一小部分的軍隊對付俄國，待至戰敗了法國之後，以主力軍隊移向東部前線，進行以爲不至於延長的對俄的作戰。鑒於這個計劃，法國最重要的，便是在戰爭一開始，俄軍應該進攻德國，使德軍司令不得不從西部抽回一部軍隊防守東線。根據一九一三年法俄的軍事會議，俄國擔負假使戰爭發生在動員後的第十六天就開始攻擊德國。俄羅斯完全依照了這個協定完成她的擔負。戰爭於八月一日開始，在八月十七日，一枝俄羅斯軍隊由雷南亢夫將軍（General Rennenkampf）督率着開

始進攻東普魯士。幾天內，第二枝軍隊由賽孫諾夫將軍督率由南部進展至東普魯士。俄軍的調動是受法國的催促的，因為法國此時在西部前線已受到德國攻擊的重大壓迫。因為東部前線行動的迫切的需要，俄軍事前沒有成熟的準備就進入東普魯士。第二路軍情形尤其不安全，在沒有接到所需的軍火量時，就開始向前進展。德國依遵着他們的計劃，準備退越維斯多拉河，把東普魯士讓給俄羅斯。但俄羅斯的進入普魯士，對於德國的公衆輿論發生非常有力的影響，使德國的最高指揮部不得不變更原定的計劃，轉而應付俄軍的攻擊。興登堡 (P. Hindenburg) 被命為東北前線的司令，魯登道夫 (E. Ludendorff) 被委為參謀長，調回了一部分進攻法國的軍隊，以阻止俄羅斯的攻勢。在德國進攻法國的最緊要關頭，有六師軍隊和一師騎兵隊被調回到普魯士。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魯登道夫在坦能堡成功地包圍和殲滅了五師賽孫諾夫的俄羅斯軍隊——這個地方，正就是一四一〇年波蘭，立陶宛，和俄羅斯的聯軍戰敗了德意志武士團之處。在下一星期，魯登道夫就把俄軍隊逐出了東普魯士之外。

德軍之從西部前線的調回，直接幫助了德軍擊退俄羅斯的成功；但這樣一來，德國在西部前

線攻擊的整個計劃破壞了，對於戰爭的全部程序有一種深刻的影響。瑪倫（Marne）之戰前夜的德國軍力的減弱，就使法國能夠阻住了德國的進展。

當德俄初次交鋒德國得勝之時，同時俄羅斯在東南部前線卻能戰敗奧國，佔領加里西亞。在亞歷克西夫將軍（General M. V. Alexeiev）這次的戰爭中，俄軍佔據了奧國重要的軍事要塞，擄獲了二十萬以上的俘囚。德國在東普魯士成功以後，爲了援助奧國，她就不得不在東部前線繼續作戰。一九一四年九月杪，魯登道夫調動了五十二師德奧軍隊移向華沙。經過了差不多一个月的苦戰後，俄羅斯得了勝利，十月二十七日，魯登道夫就下令退卻。一九一四年十月的戰爭，是俄羅斯軍隊在歐戰中的努力的頂點。但德意志軍隊卻並沒有完全的失敗。俄國如果要採取攻勢，必需作好準備；但法國和英國的軍隊指揮堅執，俄軍立刻前進，使德國西部前線的援軍不得不抽回至東線。俄軍的指揮部服從了協約國的主張，雖然此時把德國新軍引到東線並不符合於協約國相同目的的主要軍事利益。這次的行動主要是有利於法國和英國，因爲這可以使他們的軍隊得到一個需要的休息，作糧食和軍需的補充。同時，俄羅斯的軍隊在最初三星期戰爭的進程中遭到了

極大的損失後，比法國和英國更需要休息。但爲迎合協約國的要求起見，俄羅斯的軍隊於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受令攻擊西利亞（Siberia）和浦士耐，但德國已經先下手了。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德國從西部前線調回了十四師軍隊，用以攻擊俄羅斯。這次提出的俄羅斯的進攻，在遭到了極大的損失以後失敗了。

德國攻擊法國的失敗，就引起了德國軍事計劃的改變。現在決定先攻擊俄羅斯，直至在東部勝利之後，再在西線作攻勢的作戰。一九一五年春，經過了一次短的軍事活動停止的時期，德國就把原意用於西方的十三師的新軍隊調到東部前線。許多大砲集中了在俄羅斯的前線，麥幹葆將軍（General Mackensen）負作戰之責。這立刻顯出俄軍不能再抵抗麥幹葆的猛烈的攻擊，因爲俄軍的軍需差不多已完全的告竭了。一九一五年整個夏季的總退卻，結果不但失去了所有佔領到的敵方的土地，並且失去了波蘭，立陶宛，和庫爾蘭，以及西部一大片純粹屬於俄羅斯的省分。

軍需的不足，在整個的一九一五年時都嚴重的感到。八月中，俄羅斯的沒有兵器的兵士達百分之三十，這些軍隊依賴着那些傷了死了的兵士的兵器繼續作戰。當德國軍隊離本國的根據地

太遠不能充分供給軍隊糧食和軍需時，他們的進行就中止了。一九一五年秋，德軍在里加·地文斯克·塔那坡爾（Riga-Dvinsk-Tarnopol）戰線停止前進。

同時，俄羅斯軍隊的供給，在大退卻之後就很快的整頓了。原因是俄羅斯兵工廠生產的增加，和前線上的比較平靜。從國外來的供給在一九一六年纔開始送到，在俄羅斯一九一五年夏的總退卻以及一九一五年秋塞爾維亞的崩潰時，法國和英國在西部前線都從未作大規模的行動，以分了中歐列強的軍力。他們曾嘗試攻擊韃靼和尼爾海峽，爲俄羅斯和塞爾維亞的援助，但這次的襲擊失敗了。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的加入戰爭，也不能有所補益。因之，在一九一五年時，德國就得到了對俄羅斯的軍力加以一次可怕的打擊的機會（註四）。德軍把俄羅斯的軍隊逐退了，卻並沒有達到牠的目的——毀滅俄羅斯的軍力。同時，在東部前線的作戰，可以使英法有餘暇集中軍力，繼續爭鬪。

五

軍需的恐慌，各交戰國皆曾經驗過。沒有一個參加戰爭的國家，會適當的準備了要作長時期的爭鬥，或準備有必須量的軍用品。當戰爭顯明尚須延長時，於是就得設法備辦足量的軍需。結果就使德英法的工業成爲軍事化。俄羅斯的地位比其他列強都要艱苦，因爲俄國的工業，在歐戰前的十年中，雖然有急速的發展，比較仍很微弱。並且俄軍隊人數多於其他協約國家，故需要軍需更亟。在第一年中，牠差不多是沒有間斷的從事於戰鬥，同時英法在瑪倫之戰後，就掘壕作持久戰了。內部的政爭使俄羅斯情況更爲複雜。一九一五年的軍事失敗，在政府和議會之間就造成了一個裂痕。國會以軍需供給的不足，推原到政府和參謀本部的沒有遠見所致。這一部分是對的。並且軍隊的退卻，引起放棄了的領土地方許多人民的脫離。這種脫離，由軍事當局命令所執行，他們是做着一八一二年拿破崙侵犯時俄羅斯所採用國內政策。但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引起了俄羅斯公衆輿論對軍事指揮中的缺點的注意。

爲了幫助政府處理當前的問題，鄉鎮和城市的協會以及其他公共組織，擔負救濟難民，和供給軍隊軍需的責任。工業由一個戰事委員會所動員，議會成了這一個廣大制度的中心，它的目的

在援助政府應付戰時的問題。各機關的工作，不久就減除了軍隊的痛苦，但當他們的工作漸漸的普遍後，政府的聲望就跌落了。在大部這種內部的改革中，協約國不自知的站在國會方面，他們不由不看出國會的活動，對於俄國的作戰有極大的幫助。國會在另一方面，覺得祇有協約國纔能滿足俄羅斯軍需的要求，單獨俄羅斯的工業不能應付這個難題。於是另一方面國會和公衆組織和另一方面協約國的代表之間發生了一種重要的關係。這就引起了由宮廷方面恐怖所發動的政治上的妒嫉。這個政治上的裂罅，更因私人的仇隙而擴大。政府的領袖是戈里米金，他的參與第一次解散國會，使國會對他很不滿意。一九一五年八月，政府同意國會的舉行短期會議，罷免負俄軍戰敗挫折之責的陸軍大臣蘇喀胡列諾夫（V. A. Sukhomlinov）。但立刻，尼古拉斯皇帝表示他願承受由國會主持指揮軍隊和國家組織之責。隨着在政府和議會之間就有了一個罅裂，令人回想起一九〇六——〇七年第一、二次的國會的情形。由自由主義派領袖密列哥夫發動，成立了一個由穩健右派和自由黨所組成的政團，它在國會中操縱了多數。現在國會要求一個能得全國信任的內閣。尼古拉斯第二祇有二條路途可走：或是向國會屈服，或是不惜背棄協約國結束這次的

戰爭。俄皇不願自己背棄協約國的共同目標，爲了想求得一種避免向國會屈服的解決辦法，他就親自接收指揮俄羅斯軍隊的最高責任。政府希望這一個舉動可以在國內軍隊中，以及協約國方面提高皇帝的聲威。但這實是一個冒險的舉動，因爲如果更度失敗，就足引起一般人對於皇帝個人的譴責。一九一五年九月五日尼果拉斯大公爵調到了高加索前線，尼古拉斯第二自己擔任俄羅斯軍隊的大元帥。俄羅斯的政治氛圍很緊張。國會的舉行盡可能的限於最短期間，俄皇竭力搜求能夠幫助他解決當前的問題的領袖，無需求國會的援助。尼古拉斯第二未能找到足以勝任的輔佐。因此，內閣常常變更，其改變初無顯明的理由，也沒有產生什麼進步。俄羅斯內部的不穩定的情況，結果引起了協約國的懷疑，尤其是在罷免外交大臣薩沙諾夫而委有親德嫌疑的斯圖謨 (B. V. Sturmer) 爲後任之時。

俄皇漸漸覺到他政治上的孤立。他給左派和右派，最後更爲協約國所遺棄了。國會覺得他沒有足夠的精力以從事指揮作戰。另一方面極端右派的人物，希望單獨的議和。每一個人都私自懷疑以爲實權操在皇后亞歷山達拉費杜洛維娜之手，荏弱的皇帝是完全屈服於她的操縱之下的。

而皇后自己又相傳受拉斯布丁的支配。拉斯布丁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預言者』，被皇后看做一個聖徒。拉斯布丁的得勢，由於他的具有吸引性的品質，和皇后的神經病似的心境。皇后信任他具有一種保護犯有不治之症的皇儲的健康的法力（註五）。

這樣地就造成了一個權勢的線索。如果要得到皇帝的信任，就需先得到皇后的寵幸，要得到皇后的寵幸，就得先得到拉斯布丁的斡旋。高尚的人物不願意去求拉斯布丁，結果就使皇帝和他們隔絕了，尼古拉斯的參謀總長，軍隊中真正的總司令，是亞歷克西夫，他要求和保障不受外界干涉的自由。但他不能把他的軍事行動的計劃祕不使皇帝知道，皇帝又不能不以皇后的意見作爲他自己的主張。皇后又是一切不能瞞拉斯布丁的問題是誰需要從拉斯布丁方面得到消息，拉斯布丁肯給誰以他所知的消息。

在另一方面，軍隊是與全國的利益有密切的關係，國內的發生任何的激擾，都免不了影響到軍隊的精神。

六

皇帝和國會間政治鬭爭之更危險的現象，就是鬭爭削弱了雙方的力量。這種不和，有破壞一般威權的傾向，而替社會革命的破壞勢力——這種勢力從一九〇六年後已經遮掩掉了的——開了一條途徑。這種情形，使極端的社會主義政黨可以順利地擴展他們的戰敗論（Defeatism）的宣傳。在戰時，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放棄了國際主義的立場，而擁護國家主義。在俄羅斯的社會主義者中，有許多愛國之士，但此外也有一個有力的國際社會主義派。

在歐戰時促成俄國戰敗的最積極的因素，是布爾塞維克黨。他們的領袖列寧，自一九〇七年便居於國外，但在俄羅斯政治上還繼續的有極大的勢力。國會中的布爾塞維克黨分子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最初表示信從他們領袖的『戰敗論』的政策。一九一五年春，他們就被逮捕，以叛亂罪加以審訊後，有的就禁錮了，有的就充了軍。他們的觀念無疑的就慢慢的滲入了俄羅斯勞動民衆的心中。列寧在瑞士繼續着他的準備工作，在一九一五年就計劃建立第三國際。一九一五年和

一九一六年中，他在兩次國際社會主義者會議中成功地重又確說了他的『戰敗論』的政策。他現在公開的主張，以低等階級反抗高等階級的內亂，結束民族間的「帝國主義者」的鬭爭。

七

前面所說的代議機關和政府間的政治衝突，替革命宣傳作了先容。除了這種衝突外，國內經濟的情形也幫助促成一般精神的頹喪。這次的戰爭，使各國需要大量人員的動員，俄羅斯政府在協約國政策影響之下，也幾乎把所有壯健的人徵服軍役。至一九一七年徵募了一千五百萬以上的新兵。政府並不立刻需要這麼多的人類，也沒有足夠的軍需使他們好好的武裝起來。幾百萬的兵士無所事事。停留於戰線的後方，為政治宣傳者供給了一個絕好的基地。這種大量人數的動員，引起了經濟的困難。維持這幾百萬的新兵的生活，大大的增加了政府的支出，增加了運輸和生產的困難。全賴鄉村區域輸入食糧的城市，首先遭受了痛苦。一九一六年秋，彼得格勒地方要得到足夠的糧食也發生了困難。爲了要召集預備兵，政府就不得不從事供給留在家內的家屬的生活，因

而更增加了政府行政的和財政的擔負。最後，又從俄羅斯西部放棄了的地方而來的二百萬逃亡的難民，也靠政府的救助爲生。

爲了要供給軍隊以軍需，政府就津貼工業界。一九一六年末，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產業工人，雇傭於軍用生產工業方面。國家的消費增出，收入減少。被召至前線去的兵士的家屬，不能繳付平常的稅額，實行禁酒的時候，政府又損失了一筆極大的間接稅的收入。

國庫就不得不發行紙幣，一九一五年時，流通着的盧布計數二、九四六、五〇〇、〇〇〇，在一九一六年，增加到五、六一七、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流通紙幣數的增加，引起了物價的提高，物價的提高，又使不得不增加官吏和工人的薪水。全國遍布着經濟不寧的現象。這就使人民趨於頹喪之境。

八

一九一五年的退兵後，軍隊的情形就開始的改善了。一九一六年三月，就嘗試進攻德國前線

的中心，但未能達到目的。這次攻擊的計劃，沒有適當的準備，當發動的時候，恰恰正當春雪融解之際。俄羅斯軍隊與其說敗於德國軍隊的努力，毋寧謂爲敗於泥濘。這次進攻的失敗，對於俄軍的心理發生一個不幸的效果，兵士的心中產生了德國陣線不能攻破的印象。

一九一六年夏，從事於攻擊奧軍。此時目的在解免奧國對於意大利的壓迫，意大利在五月中，幾乎有全國殲滅之虞。爲了應答意大利的一再求援，乃於六月四日在俄羅斯西南部前線開始攻擊。這一次的作戰有極大的成功。俄羅斯軍隊在蒲魯錫洛夫將軍 (General A. A. Brusilov) 指揮之下，猛擊奧軍，擄獲了四十萬餘的俘囚。中歐列強不得不從其他前線調回了軍隊以阻止俄羅斯軍隊的前進。一九一六年秋，羅馬尼亞加入對中歐列強作戰，但立刻就失敗了。羅馬尼亞失敗的結果，爲了要解救她，使俄羅斯的戰線更向南擴張直至黑海。

爲了反攻蒲魯錫洛夫將軍和羅馬尼亞的攻勢，需要德國方面引起了非常的奮力，中歐列強在東方得到了不列克 (Pyrrhic) 的勝利，在西部前線卻未能獲得最終的勝利。一九一七年，德國的地位就變得很危險了。同時，西方協約國的軍力——現在是中歐列強的主要的勁敵——繼續

的在增加。同時，由於美國和英國軍需的送到，以及俄羅斯工業的改組，俄羅斯軍隊在一九一七年春就有豐足的軍需供給。雖然過去有許多困難，但在一九一七年，可以希望協約國的採取新的攻勢，成功地擊潰了中歐列強。

九

一九一六——一七年冬，尼古拉斯第二和國會間的衝突變得格外的劍拔弩張，更澈底重要的解決就難免了。雙方都很激昂。國會擔憂着拉斯布丁與反動派的可能聯合，單獨對德媾和。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在國會的會議中，就有許多人的演辭攻擊皇后的勢力。同時在最高等社會中，決定去除被認為帝國惡魔的拉斯布丁。十二月三十日，一位著名的貴族，得到了一位守舊派國會代表和一位皇室中人物的援助，把拉斯布丁殺死了。但皇帝的政策在這次的舉動之後，並沒有改變。在宮廷界中有人計謀推翻尼古拉斯第二，另立一位皇室中人代替他的位置。但作這種舉動的時機早已過去了；在宮廷革命能夠成功之前，平民的叛變已經發生了。

(註一) 他們重蹈了十八世紀初倚賴烏克蘭哥薩克人的扶助的查利第七的錯誤。

(註二) 這裏不能討論到『誰負戰爭之責』的問題，前述俄國在促成戰爭之事件中，所占的部分，在我看來似乎與目前所有憑據相符；但這個題目之富有爭論性，自爲公認之事。

(註三) 這指俄、德、奧所領的波蘭的三部分，應在俄羅斯保護下聯合成爲一國。

(註四) 歐戰之初，中歐列強有六十三師駐於東部前線，九十三師駐於西部前線。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中歐列強集中了一百六十一師以攻擊俄羅斯，駐在西部前線有八十四師。

(註五) 皇儲生於一九〇四年，患遺傳的血友病。拉斯布丁就在幾年之前出現於宮廷。

第十四章 第二次俄國革命

一九一七年

一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的爆發，其時俄羅斯正在準備對中歐列強作一次新的攻擊。革命使這次的進攻不能成功，因為接着革命俄羅斯軍隊整個崩潰了，直接使俄羅斯在戰爭中失敗了。

但革命受着希望繼續作戰的人們以及幻想着專制政體推倒就可以激起俄羅斯人民的愛國心因而增加他們戰鬥力量的人的歡迎。最有勢力的同情革命的團體，就是上中階級人物，他們想在國會自由派分子中找得他們的領袖。許多軍官，包括上級的指揮也表示同情。最後，革命也得到協約國，法國和英國的好感。

國會中自由主義者所構成政治反對派，對於帝制政府每一種措施無不加以反對，這種舉動倒是出於高度的愛國的情感。因為一般的見解以為要為俄國的利益服務，就只有反對舊政體，而不是和牠合作。觀察俄羅斯的革命史，一個人常常看到各黨派領袖的目標和他們政策的實際效果之間的這種奇特的矛盾。

國會中的反對派領袖，祇希望一次政治上的革命，而並不是社會的革命，但因為這幾年戰爭的極度的緊張，加上了俄羅斯的特殊的境況，使社會的變革已為勢不能免。

在接着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之後的俄國社會改組還不會完成，土地的改革也沒有得到牠必須的結果之前，歐戰便爆發了。司徒列賓所採用的土地所有的新原則，雖則很健全，但是沒有時候來得及產生效果。農民要求土地的渴望，依舊不能滿足，一待帝制政府崩潰，他們分配大產業的希望就立刻顯明表示出來了。土地問題的解決，對於俄羅斯農民，往往不祇政治的改革。

各社會主義政黨立刻隨着革命，在民衆中開始宣傳，提出一種廣泛的社會改革的綱領。軍隊既然大部分由鄉間徵募而來的新兵所組成，所以這種民間的煽動，對於軍隊有一種嚴重的敗壞

精神的影響。國會中的自由派反對黨並沒有認清這種煽動的影響，他們很少和人民接觸，完全誤估了社會主義影響民衆的程度。

因爲舊政體對於各種政治組織的約束，所以國會中自由派政黨並沒有大規模的組織。同時社會主義政黨憑藉他們的有系列的祕密團體或「細胞」和城市工人發生直接的接觸。

激烈的社會改革綱領之最重大的影響，在於破壞了軍隊的士氣。俄羅斯軍隊的崩潰，並不是革命的原因，而是革命的結果。最先兵變的軍隊是後備軍，而非在前線作戰的聯隊。軍隊在一九一七年是疲憊了，但短期內仍能繼續作戰，糧食最後已經補充完備（註一）前線軍隊的士氣還能使在一九一七年來一次積極的攻擊。但急進派的煽動，不久就完成了他的目的。穩固的政府的崩潰，由於討論各種根本社會問題而造成的局勢之嚴重，完全奪去了軍隊繼續作戰的任何願望。社會革命一經發動，就註定會毀滅俄羅斯軍隊的戰鬥力。

一一

俄羅斯國家最高當局的道德的墮落，也大大的幫助了革命運動的成功。斐亞杜洛維娜皇后周圍的宮廷人物，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都是在拉斯布丁勢力之下的。這就把政府中的許多最優秀的分子排斥了。在俄羅斯歷史中最悲慘的時期中，政府中大部分都是些庸劣之流，他們既沒有才能，也沒有統治的意志。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拉斯布丁的謀殺，並沒有使局面有所改善。結果反而使皇室完全的分解了。在拉斯布丁謀殺以後，皇帝實際就不復行使統治了。

帝制政府的崩解，和創造一個新權力機關的企圖，可以按年月加以追溯。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皇帝在摩基勒夫總司令部接得拉斯布丁在彼得格勒謀殺的電報，同日他往柴斯科西羅晤見皇后。

事實，恰恰的這一天，皇帝自己拋棄了他的權力。參謀長亞歷克西夫將軍在先因為患了極重的病症，也沒有在司令部裏（註二）。

亞歷克西夫將軍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三日抵司令部，但他的病體還不會完全的復原。尼古拉

斯在三月九日回到司令部，翌日，司令部便接到一個報告彼得格勒因糧食不足發生騷動的電報。但第一次從彼得格勒發出的電報，還是很樂觀的。可是第二天接到許多關於該地騷亂情形的可駭的消息。國議會的會長羅特翔恩柯(M. V. Rodzianko)敘述事變的情形很慘澹。他請求組織一個新內閣，以滿足議會，而得人民充分的信任。三月十二日，皇弟邁克爾大公 (Grand Duke Michael Alexandrovich) 告訴亞歷克西夫將軍，說他相信祇有這樣纔可以補救這個變得更加嚴重了的局面。

幾小時後，接着總理大臣高列雋親王的電報，要求同樣的辦法。皇帝的唯一的決定，似乎祇有接受這個勸告。但他並不如此。還有一個辦法，是採取猛烈的手段以撲滅這次的叛亂。有的手段是實行了，但牠們完全不足以應付這種情形。國會的新會議——定於三月十二日開的——是展了期，並令伊文諾夫就帶了一旅兵士開至彼得格勒，鎮壓叛亂。但這些措施是不夠的。

國會中的議員並不服從皇帝諭旨，仍於三月十二日在叻里大宮 (Tauride Palace) 集會。所採用的各種手段證實不夠應付，有待皇帝採取其他的更堅決的手段。但在這個當兒，在這困難的

時日中，皇帝不願與皇后別離，就在三月十三日晨，又離開司令部而至柴斯科西羅。這樣，皇帝和當時的事件隔絕了。同時，事件是非常之快的發展着。

皇帝的所爲，並不足以撲滅革命，但卻儘足以阻止國會去統制在調動中的軍隊。立刻國會就不再能領導革命了。

把兵士和工人叫喚到街頭來的，既不是國會的領袖，也不是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彼得格勒暴動的近因，是爲糧食的不足。但這並沒有影響兵士，因爲他們是有經常供給的。三月十二日晨，彼得格勒已爲革命羣衆所擴延。街上的警察都被殺死了，克萊斯旦（Krestin）監獄被打破了，法庭也被燒了。留在彼得格勒的許多後備軍隊的士兵也加入了羣衆。有些軍官就被殺死了。政府軍隊指揮，以及警長沒有辦法。混亂就開始了。

似乎祇有國會是唯一能處理這種情形的權力機關。兵士和平民羣衆衝到了國會開會所在的叻里大宮。

正午時，國會的分子就決定了行動。約在下午二時，國會就選出了一個臨時委員會，指導着當

前的運動。委員會的人數十二人，以羅特翔恩柯爲主席。其中大多數爲自由主義派和穩健的守舊派。此外，有二位社會主義派分子也當選了——克倫斯基 (A. F. Kerensky) 和喀伊志 (Nicholas S. Chkheidze)。喀伊志立刻拒絕參加。這個拒絕是很重要的。因爲他希望毫無拘束地去推進純粹社會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派領袖和國會議員在同一時候到了叻里大宮，他們卻並不聯絡國會，他們想建立一個仿照一九〇五年模型他們自己的政府。三月十二日的一整天，國會和社會主義派的領袖躊躇着不定，是否完全與舊政體決絕。他們祇依從暴徒爲領袖，暴徒並把內閣的大臣逮捕帶到國會來。直到了晚上，國會的臨時委員會暫決定握取大權，任命了政府各官職的官長。一時似乎國會就將主持這一次的革命。

但同時，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組織成了。工人的代表——每一千人一個——和兵士的代表——每中隊一人——奉召在三月十二日午後在叻里大宮集會。領導他們的社會主義派的領袖甚至不問國會委員會的許可，選自占領了國會會場，在第一次集會裏，喀伊志就被推選爲蘇維埃的主席。

在這樣的情形下，皇帝自然已沒有到柴斯科西羅的時間。鐵路的辦事員已接到一個委任為交通部委員代表的電報，知道首都革命的消息。皇帝的車輛就停在地諾（Дно）站。三月十四日晚，皇帝到了潑斯哥夫。他的意志消沉了，他決定了讓位。

國會委員會已經在採取革命的第二步。牠指定了一個俄羅斯的臨時政府，以勒伏夫親王（Prince George E. Lvov）為主席，加乞哥夫（A. I. Guchkov）為陸軍部長，密列哥夫為外交部長。在其餘的閣員中有一個是社會主義派的代表，克倫斯基，他派委為司法部長（註三）。

新的政府第一所注意的是取消皇帝。三月十五日，新陸軍部長加乞哥夫和國會委員會的一分子休爾金（V. V. Shulgín）至潑斯科夫去取得他讓位的承諾。皇帝不願和他的兒子離開，因此他並不把他的王位讓給他的兒子，皇儲亞歷西斯，而傳給了他的弟弟邁克爾大公。在他讓位之前，他任命尼果拉大公為軍隊的最高大元帥，任命伏勒夫親王為內閣總理。但邁克爾大公沒有接受大命，把牠交給了臨時政府。羅曼諾夫朝就不復統治俄羅斯了（註四）。

彼得格勒所發生的革命，不但爲軍隊總司令部所接受，並且也爲整個俄羅斯所接受了。舊政體的擁護者沒有什麼抵抗的表示。由於尼古拉斯皇帝和他弟弟的宣言，革命就得到了一個合法的資格，這個情勢，不啻奪去了革命敵人的武器（註五）。帝制的推翻而代以國會的權力，在首都以及各外省皆爲舊政體行政機關所默認。但不久就很顯明，新政府並沒有實在的權力。

從臨時政府成立的第一小時起，牠即受工人和兵士蘇維埃所阻礙。三月十四日，所發出的第一條告示，就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壓迫之下公布的。

這告示提出了下列幾條原則：（一）大赦一切政治、宗教以及軍事犯；（二）言論與出版的自由；（三）廢止一切社會、宗教及民族的差別待遇；（四）召集立憲會議；（五）成立一個國民軍以替代警察；（六）根本普及選舉制的選舉；（七）參加革命的軍隊留在彼得格勒不得調往前線；（八）兵士在非服兵役之時，和公民有同樣的公權。

雖然這次的宣言是臨時政府和蘇維埃綱領間的一種妥協，但蘇維埃卻不問臨時政府的核准獨自頒布了另一個宣言。

它就是著名的三月十四日的『第一號訓令』(Order No. 1)是破壞俄羅斯軍隊的主要動力。『訓令』的主要之點如下：(一)每軍支隊選出兵士委員會；(二)每軍支隊須服從牠蘇維埃的政治決議；(三)國會軍事委員會的命令，非與蘇維埃的命令不相衝突者，始得服從；(四)所有軍器均由兵士委員會保管，不交付長官。

這個命令，引起了軍隊統制的混亂狀態。牠的頒布，沒有得到了總指揮的同意，而是直接對抗最高長官的權力。它使整個軍隊有立即崩潰之虞，把軍隊引進了騷亂的政治漩渦之中，使他們對於議會充滿了懷疑。顯然作這一項命令的人，是希望使繼續作戰成爲事不可能。這個命令頒布之後，臨時政府想把它取消，但這並沒成功。現在這已經十分明顯，真正的統治者是蘇維埃而並不是臨時政府。但是蘇維埃不想公開地奪取大權，因爲牠害怕社會上的自由派和守舊分子在這時候的會發起反動。臨時政府在蘇維埃仍是不能缺少的，因爲牠迄爲國家和軍隊所公認的權力機關。

蘇維埃也願意維持着臨時政府的虛名的權力，作爲反蘇維埃派的一個誘餌，而實際由蘇維埃統制着牠，當它的措施和蘇維埃的政策發生衝突的時候便制止住它。

因此，從革命的第一天起，在彼得格勒就有了二個政府：臨時政府代表政治上的革命，工人及兵士代表蘇維埃，代表社會革命。

臨時政府的柔弱，一部分由於政府人員的無能，一部分由於所遇問題的困難。

第一屆臨時政府人員，差不多都是受過教育和有智識的人物，都是深切地愛着他們的國家，但沒有一個人具有剛強的意志，和撲滅破壞公衆秩序的仇敵的決心。其中有些人在平常事態的時候，也許都可以成爲一個卓越的閣員，但在歐戰和變亂的時期中，卻就見得他們是不宜於他們的工作。

國務總理勒伏夫親王，生性不喜多事，所以不能壓倒他的敵方。他是一個托爾斯泰型的人物，相信『對惡不抵抗』。他對於『偉大的不流血』（Great bloodless）的革命，常表示着一種樸素的信仰。

陸軍部長和外交部長加乞哥夫和密列哥夫，或許是政府中主張一種積極的外交與軍事政策的唯一人物，因此之故，他們成了蘇維埃方面憎恨的中心，尤其是密列哥夫。

就他們的政治主張，臨時政府中大部的人員皆屬於立憲民主黨。由歐洲立憲政體原則的教養，他們毫不顧到當時革命的情緒，想把這原則應用到俄羅斯來。當時的需要是在於決斷的迅速，而不在于憲政程序的周密的完成。

爲了地方鄉鎮會議和國家的選舉起見，臨時政府就創制了一種包括普遍、直接和祕密的投票制的新法律。首先由改組了的地方團體，負責處理選爲立憲會議委員的名單，因之，代表的選舉一直延擱至一九一七年的秋季。

這時期中的第二政府，在上面已經提出是工人和兵士代表蘇維埃。這個政府在最初時也是很紊亂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包括二、五〇〇工人和兵士，他們並不是在彼得格勒工廠和軍隊中經過正式議式選出的。除了真正的兵士和工人的代表之外，蘇維埃中還包括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他們自從一九〇五年後，便自認爲勞工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蘇維埃這個龐大的團體事實上不

能進行政治的活動。所以牠就組成了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委員差不多全部都是社會主義政黨的領袖。蘇維埃所採行的主要方案，由一個更小的團體——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Praesidium of 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所決定。蘇維埃所採取的措施，常由蘇維埃高級機關重要人物所決定，以後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所追認。所有非社會主義政黨的人，都被列為「資產階級」或「資本家」，不准加入蘇維埃。蘇維埃大部的人物都是社會革命黨人，他們自認為代表農民。其次重要的為自認代表勞工的社會民主黨。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社會民主黨分做了「門希維克」和「布爾塞維克」（註六）。在列寧回國之後（註七），布爾塞維克最後和門希維克脫離關係，組織了一個獨立的黨，後來就稱做「共產」黨。列寧和門希維克政策的根本觀念各不相同。後者相信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除非國家的工業發展遠超過現在的狀況以後。相反布爾塞維克希望俄羅斯即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月中，列寧的黨人在彼得格勒祇佔據了很小的部分，但因為蘇維埃的紊亂以及他們自己的不息的活動，他們所佔的地位就遠超過了他們人數的比率。當一般較穩健的社會主義黨人希望讓臨時政府

繼續執政之時，布爾塞維克卻高呼要求把一切權力立刻交給蘇維埃。

蘇維埃的特殊力量在於——雖然範圍龐大和分子複雜——他們比較臨時政府與民衆接近得多。不久，每一個城市中都創立了牠的蘇維埃。以後在軍隊中和鄉村裏也更添上了這種同樣的組織。

臨時政府把以前的鄉鎮會議的領袖替代了舊政體的各省官員。他們一般的態度雖然很開明，但正同他們的前任官吏一樣，難得與民衆有接觸。但前任的官吏尚有治理的經驗，而新的連這一點也沒有。因之彼得格勒的中央機關，一開始就發現在各省中缺乏它自己的適當的代表。臨時政府的委員覺得不得不分一部分權力交給地方蘇維埃，彼得格勒的情形，正就是每省首府情形的反映。

在全國各處都設置了蘇維埃後不久，中央執行委員會就召集了一個全俄蘇維埃會議。各處都由社會主義者支配着。這次聚集所有各蘇維埃的中央委員會，事實上乃是社會主義黨政領袖的一個大會。

會議於六月十六日開幕。最強的一黨爲社會革命黨，共有代表二百八十五人。門希維克有代表二百四十八人，布爾塞維克占少數，僅有代表一百零五人。

這個會議，在同情於蘇維埃的人看來，是新俄羅斯國家的真正的代表機關。布爾塞維克要求它即刻執取大權，但因為他們占少數，所以未能實現他們的願望。這一次顛覆臨時政府的最初失敗的結果，列寧就佈置着準備可以在下一次蘇維埃會議中奪取大權。

大家必須承認，蘇維埃會議較之憲法會議的組成容易得多，因此，在革命中它是一個更實際的權力機關。第一次召集蘇維埃會議的成功，就預示了牠的戰勝做倣西方由臨時政府所主張的國會制度。

四

在這革命時期之中，主要的政治問題當然是歐戰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有站在極端的二種見解。政府中的穩健分子，希望繼續戰爭以達到一個勝利的結局。這個見解，常在外交部長密列哥

夫與駐聖彼得堡協約國代表的談話中以及對公衆的宣言中表示出來。

布爾塞維克以及其他一些國際社會主義黨者主張相反的見解。這幾黨的代表主張立即議和的需要，公開承認他們自己是『戰敗論者。』

在這兩端之間，橫着一個由蘇維埃中多數社會主義者所組成的團體。他們認清了一般的感情並不贊助戰爭的政策，但他們也不願即時承認俄羅斯軍力完全崩潰的事實。

協約國列強駐俄的代表也操有一個重大的勢力。俄羅斯之繼續作戰，自然對協約國家是有極大利益的，所以他們主張無論如何，俄國不可『背棄協約國家，所揭發的民主主義的目標。』

從革命爆發起，協約國家即十分同情於俄羅斯的新政府。三月二十二日美國最先承認英國、法國、意大利也都接着承認了新政府。但不久，協約國列強對於新政府的維持國內秩序和繼續與中歐列強作戰的能力，即表示憂慮。他們看到社會主義領袖組織民衆的成功，於是他們就敦促政府對於蘇維埃不同主張讓步，以冀得到一個統一的強力的政府。爲了這個目的，法國就派遣了一個由法蘭西社會主義軍需部長湯姆士 (Albert Thomas) 所領導的勞工代表團，英國也派了一

個同樣的代表團以促成蘇維埃臨時政府以及西方民主團體間的親善的瞭解。

關於俄羅斯歐戰政策的兩種互相敵視的見解，依舊不能調和。三月十八日，密列哥夫向駐彼得格勒的協約國代表陳述，確說俄羅斯「將始終在他們一方面與公敵作戰直至結束。」三月二十七日，彼得格勒蘇維埃發表了一篇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喚起「實現和平的一致的堅決行動」。從這天起，社會主義派領袖們就開始向密列哥夫的「帝國主義政策」作一種激烈的反對。五月三日，布爾塞維克黨發動了他們反政府的第一次示威，提出了「打倒密列哥夫」的口號，這次示威引了第二天晚上的一個愛國者的反示威。但臨時政府爲了避免和蘇維埃更進的突衝起見，就批准了最受輿論攻擊的二位閣員的辭職，在五月十七日就組成了一個新內閣，密列哥夫和加乞哥夫都不在其內。五月十八日政府更接受了蘇維埃的要求，與中歐列強簽訂「根據民族自決的原則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條約。

新內閣依舊保留勒伏夫爲國務總理，但牠的實在的領袖是克倫斯基，他兼任了陸軍和海軍部長。湯姆士扶助克倫斯基。和克倫斯基所代表的包納許多社會主義者的政府。他以爲這些就是

唯一擁有全權可以使俄羅斯軍隊繼續作戰的政治領袖。但蘇維埃雖然排斥了他們的對敵，他們的阻礙卻並沒平靖。

五

克倫斯基關於軍隊的綱領，含有二個原則：準備一次俄羅斯的總攻擊，和軍隊指揮之民主化的改組。對中歐列強作攻勢的作戰，在克倫斯基心中並不和他早先承諾從事於一種純粹防禦的戰爭或由反帝國主義目標的觀念發生衝突。進攻的主要目的，在要趕出中歐列強，強迫他們放棄當時所佔據的俄國領土。這個政策的主要缺點，在於未能適當考慮到革命後的俄羅斯兵士的新態度。

軍隊改組的建議，破毀了軍紀的最後痕跡。五月二十二日，克倫斯基批准了一個給海陸軍的訓令，這就是所謂『兵權宣言』(Declaration of Soldiers' Rights)。它差不多確證了三月十四日彼得格勒所頒布的第一號訓令的所有各點，有幾處並且更加激進。

克倫斯基在軍隊組織中所設置的一個新的特點，是在軍隊中委任代表政府的委員，具有政治領導的權力。軍隊的高級司令，現在在上面受着政府任命官吏的約束，在下面又受於革命發動時所組織成的兵士委員會的阻礙。

軍隊的總指揮，在俄皇讓位之後，毫無異議就接受了臨時政府的命令。俄羅斯軍隊的高級將領，在俄皇讓位後，即效忠於革命和臨時政府。直至後來，他們纔認清了政府之爲蘇維埃的破壞勢力所支配。同時，克倫斯基把軍隊的改組擴張到指揮部方面，克倫斯基把代了尼果拉大公位置的亞歷克西夫將軍調任他職，而以蒲魯錫洛夫將軍繼任爲總司令。

俄羅斯軍隊的崩解，已到了一個無可挽回的地步。官長的權力消逝了。軍隊蘇維埃發布和指揮官長命令相衝突的訓令，軍隊遍布着如洪潮般的『戰敗論』的宣傳品。不久，兵士就開始與前線的敵人，結起友誼來。德國的指揮部決定中止軍事的行動，相信這是一個使俄羅斯軍隊進一步崩解的最好的方法。同時克倫斯基一意的想實現他的進攻的準備。當他在前線考察了一次後——這次的考察使他得到了一個「勸說大家」(Persuader-in-Chief)的綽號——就計劃在

一九一七年七月作一次攻擊的戰爭。第一天的戰爭是成功的。奧國的陣線發生了一個極大的破裂，敵人逃退了，但不久就顯明『改組』後的俄羅斯軍隊不再能繼續前進。整個軍團拒絕執行軍事命令，甚之當他們感到了疲乏時，他們就離開了前線。這次進攻的成功，祇是由於長官和一小部分兵士的熱誠，這種人大部分在第一天便戰死了。這次的進攻的失敗已經定了。

幫助俄軍進攻失敗的另一個因素，是協約國間的缺乏合作。英法在西線的進攻於五月初發生，到了七月，協約國已經感到疲憊，因之德國就能從西部前線調回二師軍隊，增援已經潰敗了的奧軍。德奧軍的反攻，就在由一隊抗命擅離前線的軍隊所駐守之處，衝破了前線。總崩潰便迫在眉睫。德軍到了什不洛 (Zbruch) 河，就停止前進，但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很容易的據佔俄羅斯整個的西南部。這次不幸的結果，就迫使一位軍官加尼洛夫 (General I. G. Kornilov) 給了政府一個憤慨的報告，要求立刻恢復軍隊的紀律，把一切的逃兵處以極刑。政府的監督，贊助加尼洛夫將軍的要求。

這使全國發生了一個極大的印象。這是革命開始後第一次的勇敢的發言。一天之內加尼洛夫

成了愛國情緒的中心。克倫斯基對他的要求，也發生極大的感動。在七月三十日便委任了他爲最高總司令，替代蒲魯錫洛夫的位置。

六

和俄羅斯進攻失敗同時，在彼得格勒地方發生了一次兵變，從七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布爾塞維克黨引導了一羣水手和彼得格勒的幾團衛戍兵圖謀顛覆政府，但臨時政府在前線調回了一師砲兵師，鎮平了這次的活動。

布爾塞維克七月起事的主要目的，是以蘇維埃的名義奪取政權。它是很公開地準備着的，但政府和蘇維埃中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的多數派，都沒有採取任何阻止變亂的認真的手段。相反，社會主義派領袖們宣言政府沒有權利可以採用任何手段來干涉布爾塞維克黨的和平宣傳。

布爾塞維克黨的力量，在於他們口號的有力以及他們組織的效率。他們的綱領包括三點：

- (一) 立即議和；
- (二) 立即以土地分配農民，工人占領工廠；
- (三) 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在彼

得格勒蘇維埃和蘇維埃大會中他們雖僅爲少數，但他們在這種團體裏卻扮演有重要的任務。他們的活動，在列寧和托洛斯基從外國歸來之後，尤其來得活躍。這二位領袖，都是著名的「戰敗論」者。革命之前，托洛斯基居於美國，在路過英國回俄時，爲英國當局認爲危險的煽動分子而加以逮捕。但由臨時政府的要求，終於釋放，並允准其歸返俄國。列寧自從一九一四年後，即居於瑞士，由一位瑞士社會主義者普拉登（Platen）的介紹，曾和德國政府開始了一次談判，想德國准許他通過德國領土回到俄國。德意志政府爲了希望利用列寧作爲破壞俄羅斯軍隊的武器，於是就准許他由一輛固封了的火車從瑞士到瑞典。四月十六日他抵彼得格勒。

當抵臨的幾天之後，列寧在工人和兵士的集會中就開始解釋他的觀念。他要求社會主義派拋棄他們國會中成立反對派的舊式方法，擁護共產主義的階級鬭爭。

他的政策的主要觀念，是「以和平對付鄉村農家，以戰爭對付皇家」以及「劫掠強盜」。列寧的演說，最初祇惶惑了社會主義派。他的敵方聽到了他的演辭以後，宣言「一個談這種無聊的話的人，是並不危險的。他已到了這裏，這正是一件極好的事情，因爲現在已使大家完全得見識他

的爲人了。』列寧的識見是很廣博的。他公開地工作，他開始以大無畏的精力去宣傳他的見解和改組共產黨。

他的用暴力強占屬於跳舞家克希奧斯加雅 (M. F. Kshesinskaya) 的私宅，預示了他向『皇家』的攻擊。臨時政府和彼得格勒蘇維埃都未能把他逐出這個成爲布爾塞維克黨司令部的屋子（註八）。

布爾塞維克黨第一次起事的失敗，可以說是俄羅斯革命史中的一個轉點。這是聖彼得堡政府執行它權力的最好時機，但政府卻並沒握住了這一個機會。有些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包括托洛斯基——是被逮捕了；列寧逃亡芬蘭，但在蘇維埃中的布爾塞維克分子依然是視爲合法的。同時，政府是改組了。勒伏夫親王辭職，克倫斯基成爲國務總理，仍兼任海軍和陸軍部長之職。現在內閣中大部分都是社會主義派了。

七

軍隊和行政的紊亂，隨伴着一個經濟的恐慌。農業與工業生產衰落了，運輸發生極大的紊亂，政府的財政，很快的越來越惡劣。農村的狀況尤其來得騷亂。臨時政府不欲在憲法會議召集之前，實行土地重行分配。同時民主和社會主義各黨的領袖們准許了農民他們可以得到土地。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民就不願等待憲法會議的劃分土地，在許多地方就開始不法的強奪土地了，同時更破毀了地主的屋子，甚至將地主加以殺害（註九）。

政府曾組織了以政府官吏及農民為委員的農村改革委員會和地方分會，想統制這一種的運動。但委員會完全不能控制農民強奪土地的行動。內務部長瑞拉德列（I. G. Tseretelli）——一個社會主義者——在七月三十日的一個公告中，敘述這種運動的情形，『到處田地被強佔，農民向地主們提出了不可能的要求，家畜牲畜都被殺害，財產是被盜取，禾麥收穫廢棄，樹木被斬伐，輸運中的木材和柴薪也被劫奪。私有產主讓他們的田地荒廢不耕，也不收取收穫。』

農村的恐慌，立刻就影響到了糧食的供給。戰時軍隊和城市的糧食供給，政府是很謹慎注意的，首都的糧食的不足，即成了革命的最初的藉口。臨時政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創立了一種

穀物專賣制度想藉以解決了糧食供給的難題，每個農家的糧食規定了固定的數額，如有多餘須以一定的價格賣給政府，但因為貨幣的跌價，使規定的價格遠低於市場穀物的價格，因之農民就不願交出他們的穀物。這種方法以及運輸的紊亂的結果，就使建議的穀物的分攤依舊不能完成。政府的購買，在七月份跌落至軍隊和城市所需要的百分之二十六，至八月份跌落至百分之十。

工業的情形也並不比較好些。從革命爆發的一天起，工人並不邀管理人的同意，就實行了他們的要求。每天八小時工作採行了；管理人為由工人所組成的工廠委員會所斥除了。結果就使紀律和生產很快的墮落。莫斯科的冶金業的生產總數，在一九一七年跌落了百分之三十二；在彼得格勒的生產減落了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頓尼次流域的煤礦業在七月份跌落了百分之三十。同時各項工業的工人，不問各該工業的收入，要求增加薪資（註一〇）。

例如，頓尼次流域有些企業在一九一六年時得到的利潤總數計七五、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工人所要增加的薪資總計卻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所待決定的，就是究竟由工人還是由國家來管理工業。俄羅斯工業中的外國股東執着『政

府管理」的觀念，以為可以作為抵制工人奢求的保護。政府管理的觀念——就如協約國在歐戰時所引用的——，受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到彼得格勒的駐俄英國勞工代表韓德孫（Arthur Henderson）的擁護。俄羅斯的社會主義派利用了韓德孫的擁護，實行他們的「社會」管理的綱領——即採用社會主義，把工廠交給工人。這個綱領在臨時政府之下，事實上是並沒有澈底實現，但有些工廠的管理權確實落到了工人的手裏，於是就增加了一般的混亂。

鐵路也同樣受到了一般紊亂的影響。由一九一七年七月九日交通部長的命令，俄羅斯國有鐵道的行政權交給了由鐵道雇員所組成的委員會。各鐵道工人委員會之上設置了一個執行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帶有社會主義的氣質，直接參加政治的活動。鐵道不久就顯出了管理失當的結果，失修的火車龍頭之數是增加了，車輛的裝載減少了。在一九一七年最初幾月中，載貨的車輛較之一九一六年同時期中的減少了九八〇、〇〇〇輛。

經濟生活的普遍的崩潰，當然影響到財政的情形，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在歐戰中每年使國家的豫算有重大的增加。革命並沒有減少，反增加了國家的支出。臨時政府覺得他不得不對因為

生產力跌落和工資的增高而失去貸借平衡的工業加以津貼。在頓尼次流域的津貼數總計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兵士俸給的增加又需要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鐵道雇員薪金增加超過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救濟兵士的妻室的費用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註一一）。

政府經費的增高，政府的收入卻沒有隨着加多。土地稅在革命的最初幾月中，跌落了三分之一，城市的房屋稅跌落了百分之四十三。國內的借款不能順利售出。要彌補這個不足就祇剩了一個方法——發印紙幣。一九一七年的上半，新紙幣的發行總計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一六全年所發行的總數不過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彼得格勒在倫敦的銀票匯兌率（十個金鎊與盧布之比率）於一九一七年為二二六·五（最低數）而於一九一五年九月為三二二·五（最低數）。俄羅斯的經濟情形已到嚴重關頭。

八

革命最初幾月的進程中，軍隊的總指揮曾毫不抵抗地服從着臨時政府的一切措置。但在一九一七年七月進攻失敗，和隨着加尼洛夫將軍被委為總司令後，軍隊的態度就變更了。軍隊司令部成了是一種政治的勢力。加尼洛夫將軍接受總司令的職位以前，他曾向政府提出他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新總司令須有完全的權力；（二）政府不能干與總司令所發的軍令；（三）軍隊紀律應行恢復。克倫斯基接受了加尼洛夫將軍所提出的條件。爲實行他的准許，很明顯克倫斯基勢必至於將和蘇維埃發生決裂。但即在鎮平布爾塞維克的七月事變以後，他還是不願如此去幹。政治情形就變得極端的紛亂了。在布爾塞維克起事之前，俄羅斯有兩個權力機關：臨時政府與蘇維埃。臨時政府的主要力量在於軍隊指揮的忠心擁護，蘇維埃的主力在於牠的左翼——共產黨。現在這兩極端派，都與穩健的勢力脫離了。布爾塞維克一方面繼續以蘇維埃的名義活動，一方面實現他們自己的政策。它第一次起事的失敗，並不減除他們的精力。軍隊的指揮，同樣也準備着自衛。

在過去，臨時政府與蘇維埃之間在政治的對立時，可以在溫和的民主黨與社會主義派——

卽密列哥夫與克倫斯基的戰略中選擇其一。但這種情勢已經發生了一個劇烈的變動。對抗的勢力，現在一方面是列寧，另一方面是加尼洛夫了——共產主義和軍事獨裁。國家就得在二者中選擇一種。

加尼洛夫將軍雖然漸漸的深得了衆望，他還未至完全憑靠自己的地位。他以臨時政府的權力遮掩他的活動，正如布爾塞維克黨以蘇維埃來遮掩他們的活動一樣。加尼洛夫的重立軍隊紀律的計劃，是根據於與臨時政府合作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他是處於勒伏夫親王的第一臨時政府之下，他的使政府屈服於他的意志之下的計劃或許已經成功，但是很不幸的，政府的領袖已不再是勒伏夫親王，而是克倫斯基。他沒有自己保持大權的強力，但他有足夠的政治手腕，在臨時政府還存在之時阻止任何人從他手裏把權力奪去（註一三）。

不久在司令部和政府之間發生了一個裂痕。克倫斯基亟欲終止蘇維埃的干涉，允許加尼洛夫恢復軍隊的紀律，但同時，他又害怕着蘇維埃的完全消滅，這樣他自己就將爲加尼洛夫和他的軍隊中的擁護者所推翻。他的害怕是有理由的。加尼洛夫的計劃，就想用武力掃除蘇維埃。他想得

到臨時政府的合作，以完成這個目的。但如果最後關頭政府要感到害怕而躊躇不定時，加尼洛夫準備把臨時政府和蘇維埃一起推翻。

八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開了一個『國民政治會議』(National Political Conference)，召集了全國主要團體的代表出席。加尼洛夫也參加了這個會議，他受着保守派人物熱烈的歡呼。會議中社會主義派的一半一致的歡迎着克倫斯基。因之，分裂已經準備好了。加尼洛夫和克倫斯基都預見整頓軍隊紀律的策略一發表，會引起布爾塞維克黨在彼得格勒的暴動。爲了要防禦意外之變，加尼洛夫得了臨時政府的同意，調了第三砲兵軍團向京都前進。恰當似乎可以成立一種解決之時，加尼洛夫和克倫斯基之間卻發生了一個不幸的誤會。這是由一位前國會議員勒伏夫(N. V. Lvov)九月中訪謁司令部而引起的(註一三)。他想當着二人間的一個調和人，使兩方都相信對方會給他談判的全權。由勒伏夫的談話中，加尼洛夫得到了一個印象，以爲克倫斯基準備交與他——加尼洛夫以獨裁之權，同時，克倫斯基祇要在新政府中得到一個職位就滿意了。加尼洛夫就贊成了勒伏夫所提交的而在形式上是克倫斯基所擬的提議。在他回轉彼得格勒時，勒伏

夫就把這個計劃作爲加尼洛夫給克倫斯基的最後通牒。九月八日，克倫斯基直接用電話要求加尼洛夫證實他是否確實委托勒伏夫傳達他的計劃和意見，加尼洛夫作正面的答覆，但忽略了沒有問克倫斯基 勒伏夫向他說了些什麼。

九月九日，克倫斯基給了一個電報加尼洛夫，告訴他已免職，並命令他立即到彼得格勒去。這於加尼洛夫是一個出於意外的打擊。這也是加尼洛夫承諾就任總司令時所提出的第一個條件的破壞。他決定這是發動的時候了。九月十日，加尼洛夫通電全俄羅斯的國民，宣言拒絕交卸他的總司令之職，要求他們擁護他反抗臨時政府。同時他命令克里莫夫將軍 (General Krymov) 率領第三大砲兵軍團襲擊彼得格勒。

克倫斯基同時聯絡了彼得格勒蘇維埃左派，命令彼得格勒的衛戍兵準備抵抗克里莫夫將軍。俄羅斯所有社會主義派的組織都急速的擁護克倫斯基。管轄着交通的鐵道工人執行委員會占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但雙方的戰爭最後卻避免。

派遣克里莫夫的正式目標，是鎮壓布爾塞維克的叛亂，那是預料在政府批准加尼洛夫的綱

領後在彼得格勒會爆發的。但加尼洛夫的綱領既沒有批准，也沒有發表，並且叛亂也沒有發生。克里莫夫的軍隊就很騷動，渴望着聽到反對方的宣傳。同時，鐵道工人拒絕服從加尼洛夫的命令，運克里莫夫的援兵。克里莫夫不敢發出向首都進攻的命令，接受克倫斯基的提議，到彼得格勒親自向政府報告。在他抵臨的後一天，他就自殺了。

克里莫夫將軍的使命失敗以後，臨時政府便下令逮捕加尼洛夫和他的扶助者，鄧尼金（A. I. Denikin），盧康姆斯基，和馬谷夫（S. I. Markov）將軍。

（註一）外國的輸入和俄羅斯工業的努力完全改變了一九一五年的情形。

（註二）他在克里米亞調養。亞歷克西夫司令部的職位暫時由庫克將軍（General V. I. Gurko）代替。

（註三）勞工局分配給另一位社會主義者，喀伊志，但他又拒絕了。

（註四）遜皇不久就和皇后和他孩子一同逮捕了。於是就充軍到了西伯利亞。一九一八年春，他們全部為蘇維埃政府放逐到了葉加的林堡（Ekerinburg），一九一八年七月十六日被殘忍地殺害了。邁克爾在一九一八年春於白爾摩地方為共產黨逮捕，以後就杳無消息，或許也被殺死了。

（註五）但有許多熱烈擁護皇帝的信徒，實行自殺。

(註六)這些名辭的來源，已解釋於第十一章，第一節。

(註七)列寧充軍後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回俄，見後第六節。

(註八)七月事變之後，政府重又佔領這所屋子。

(註九)有許多在一九一四年的禁會以前供給政府酒精的產業的地窖被暴民衝破了，他們就毫無節制地狂飲。

(註一〇)要求薪金的增加，一部分是因為貨幣跌價所致。但同時因為薪金的增加，發行紙幣更多，貨幣的價值就更爲跌落。

(註一一)這個增加數差不多等於一九一五年國家的全部預算。從歐戰之始至一九一七年，兵士家屬的救濟費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

(註一二)關於這點，克倫斯基和總指揮部的衝突令人想起尼古拉斯第二和國會間的衝突。尼古拉斯第二也是懦弱得不能握統治權，但卻儘够阻止旁人奪取他的位置。

(註一三)不要與前國務總理勒伏夫親王 (Prince G. E. Lvov) 混爲一人。

第十五章 共產政府的組成

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

一

加尼洛夫活動的崩潰，俄羅斯革命便入於一個新的階段。克倫斯基已經戰勝了兩方面的敵人，加尼洛夫已經被捕，列寧已逐出在俄境之外。但這只是一個幻像的勝利。克倫斯基不復是一個實在的最高執政者，祇是一個政治的幽靈，不再能統制住這即將很快的普及全國的政治和經濟的混亂狀態。軍政派的敗北，立刻影響到臨時政府。支配的勢力現在已不是政府與軍隊的同盟，而是蘇維埃和布爾塞維克的同盟了。

克倫斯基的制勝加尼洛夫，使政府的聲望在許多最熱誠的擁護者的眼裏最後的崩潰了。在軍官和中等階級社會中，他們相信他的政府並不比工農蘇維埃好些，克倫斯基並不比列寧可喜。甚之有許多反動團體倒希望蘇維埃的勝利。在這時，沒有人相信這樣的勝利是可以持久的，也沒有有人相信布爾塞維克可以統治多少時候。發動的力量現在已確切的由臨時政府的手中移轉到社會主義的極端急進派了。克倫斯基爲了他們的援助他對抗加尼洛夫，就不得不對這幾派表示讓步。七月暴動後所逮捕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領袖，立刻就釋放了，托洛斯基是其中的一位（註一）。

政府對於將來並沒有作任何認真的計劃，它唯一的希望，即在於執掌權位以至於立憲會議的召集。憲法會議的選舉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舉行，定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幕。當日期將近之時，布爾塞維克就急迫地召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會議。會議於十一月七日舉行，布爾塞維克黨計劃在會議正式開幕之後，立刻實現他們的政變，請會議批准新政府的憲法。

爲期作取得政權的決鬪起見，布爾塞維克就擴充他們的組織和宣傳，因之不久就得到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多數工人的信從。城市的選舉顯出了他們力量的增長。在七月莫斯科市會的選

舉中布爾塞維克祇控制了全數的百分之十一；九月，他們在市會中已控制了百分之五十一的投票權了。在彼得格勒亦有同樣的發展。市選舉的結果，表示出工人階級對於臨時政府與溫和的社會主義派已失去了信心。共產黨以其強固的組織以及簡單的綱領，直接使工人相信他們是唯一能引導俄羅斯出於這種流行的混亂狀態的政治團體。在前線的兵士之中也表現出這種同樣的感情。

加尼洛夫運動的崩潰之後，在前線所廣布的狀態既不是戰爭也不是和平。布爾塞維克同時催促簽訂一個和約，因而就可期望把恐慌告一結束。隨着時候的過去，在加尼洛夫崩潰後，他們之爲俄羅斯唯一最有勢力的團體，也越來得明顯了。

布爾塞維克不但成功地和軍隊蘇維埃發生密切的接觸，並且和北部軍隊的指揮部也發生了接觸。這是由於克倫斯基的措置纔成爲可能的，因爲他把所有司令部的加尼洛夫的信徒都改易了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將軍們。北部軍隊的新司令，澤里密索夫將軍（General A. V. Cheremisov），就與他幹部駐紮地潑斯哥夫地方的蘇維埃和布爾塞維克的發生了關係。

布爾塞維克勢力發達的一個有決定性的因素，是他們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中的勝利，十月，托洛斯基就被選爲主席。他們也統制了蘇維埃的軍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實際上成實施他們黨的政策工具。大部分彼得格勒的衛兵，都服從他們的權力。布爾塞維克現在準備好作最後的一擊了。

二

十一月四日晚上，蘇維埃軍事委員會在布爾塞維克勢力之下，對彼得格勒軍隊頒布了它第一個訓令。它命令駐紮在京都裏的軍隊一律改向軍事委員會效忠，那就是向布爾塞維克效忠。這是公開反叛克倫斯基政府的一種舉動。但克倫斯基和混和派的領袖，都莫明其妙的不領會局勢的嚴重，仍繼續他們的爭論，毫不採取自衛的實際辦法。

十一月七日夜，彼得格勒主要的政府建築爲布爾塞維克軍隊所佔據。七日晨的布告宣告了布爾塞維克黨下列的綱領：（一）立即開始議和談判；（二）分割大地產；（三）所有工廠歸工

人管理；(四)建立蘇維埃政府。

克倫斯基最後認清了這種危險，他逃出了彼得格勒，謀重整軍隊對抗布爾塞維克。他豈開政府，由他的一位同僚閣員暫時的統治。彼得格勒駐軍已加入布爾塞維克，政府毫無可以自衛的真正軍隊。當布爾塞維克襲擊其時的內閣正在集會的冬宮時，祇有一些軍校學生以及一大隊的婦女企圖抵抗。他們很容易就被擊散了，閣員受逮捕的處分。政府落入了列寧的手中。

第二次蘇維埃會議即在臨時政府顛覆之後立即舉行。社會革命黨以及門希維克派在會議中抗議布爾塞維克的暴動，但並不能阻止會議的進行。十一月八日夜，會議批准了布爾塞維克黨所提出的綱領。

一個稱爲人民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的內閣成立了，由列寧爲總理。托洛斯基任外交部長，列科夫 (A. I. Rykov) 任內務部長，斯大林 (I. V. Stalin) 爲民族委員會長，盧那卻爾斯基 (A. V. Lunacharsky) 爲教育部長。

人民委員會第一個行動是一致通過了『和平法令』 (Decree of Peace) 及『土地法令』

(Decree of Land) 第一種法令是提議交戰中的人民以及他們的政府，立即開始談判，實際一個正義和民主的、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和平的法令』雖然送給所有的在交戰的國家，但顯然俄國以前的同盟不會加以理會。這祇是表示了俄羅斯前線的戰爭即將休止，這是布爾塞維克所希望的。

『土地的法令』廢止土地私有，此後土地將由所有農業勞動者平均分配。所以在十一月八日的一夜，布爾塞維克不但組成了政府，並且也宣告了當時最重要問題的新政策。

同時，克倫斯基到潑斯哥夫軍隊司令部。與本地蘇維埃接近的北部前線司令澤里密索夫，拒絕援助他恢復他的權力。克倫斯基發現每個人都反對他。指揮第三砲兵軍團的克拉斯諾夫將軍 (General P. N. Krashov)，是一個頑固的帝制派，也不同意於克倫斯基所代表的政策。並且他的軍隊散處在一個極大的區域，不容易組織起來立即應戰。事情更糟的，支配着與京城交通的鐵道工人委員會拒絕援助克倫斯基。但克拉斯諾夫終於調動了一小枝軍隊進攻布爾塞維克，抵達離彼得格勒有十五哩路的柴斯科西羅。在那裏接觸了軍勢強盛的水兵以及從彼得格勒調到的

幾隊武裝工人。克拉斯諾夫的軍隊並沒有後援，也沒有作決勝負的交戰。布爾塞維克的一位軍事領袖狄本哥（P. E. Dybonko），向克拉斯諾夫所領導的哥薩克人提議，他願以列寧交換克倫斯基。

十一月十二日，首都發生了一個小暴動。軍校學生是唯一的反布爾塞維克的力量，他們參加了。經過幾次巷戰之後，他們被繳械和殺死了。同時，克倫斯基受到克拉斯諾夫將軍的軍隊將把他交給布爾塞維克的警告，他害怕被處死刑，於是就奔逃了，不再參與鬭爭；這種鬭爭現在已在布爾塞維克和他們的對敵之間開始了。

克倫斯基的消失使臨時政府的黨人夫去了領袖。現在無論軍隊或全國已沒有反對布爾塞維克的組織。軍隊指揮的發動力早已被克倫斯基摧毀了，兵士現在已公開擁護着蘇維埃；甚之軍官也不信任和憎恨克倫斯基。全國的工人接受了布爾塞維克主義。資產階級和智識分子反對牠，但他們是沒有組織的。

各城市駐軍的司令在八月加尼洛夫的事變之後，已由克倫斯基委任了新人。他們的被選完

全因為他們的政治見解同情於臨時政府，爲他們屬下多數軍官所不信任。至於駐軍的兵士，不是對當時代的政治問題漠然無關，就是已經轉向到布爾塞維克。

布爾塞維克在政變初期所遇到的唯一嚴重的反對是在莫斯科。幾千的軍校學生和義勇軍——大部的是大學校的學生——想起來阻止布爾塞維克的暴動。經過了一星期之久的流血的巷戰後，布爾塞維克摧毀了他們的對敵。奪到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一大部分的軍隊裏的權力後，布爾塞維克就成了一個強固的勢力。真正的反對，祇在俄羅斯東南部的哥薩克區域有發生之望。在國家的中心，布爾塞維克是最高的權力，祇有一星期的功夫，他們就得到了大權。隨着在一個長時期內，新政府進而確實的統治了全國。

三

蘇維埃政府所欲對付的問題，是結束戰爭，鎮壓俄羅斯南部的急速發展的反革命運動，以及解決一個經濟的危機。在一切以先，他們得把從克倫斯基傳下來的龐大的政府機關，屈從於牠的

意志之下，當布爾塞維克站在反對地位的上時，他們是很容易的去批評政府的政策，給予了人民種種有誘惑性的許可。現在他們就得實現他們的許可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第一次革命之後，國家中央職務的官吏，以及所有俄羅斯的地方當局都接受了新政府的領導。但在布爾塞維克革命之後，終於遇到了政府正式雇員的抵抗。在彼得格勒，政府的官吏攻擊着政府；反對的理由，因為在受過教育的人物中，祇有少數人承認布爾塞維克的政變。智識階級和中等階級，並不像兵士和工人們樣的，他們都不信任它。在許多人民的目光看來，布爾塞維克祇是中歐列強的一種機關，他們背棄了俄羅斯和協約國的共同目標，這種目標仍支配着俄羅斯中產階級的感情。並且沒有人相信布爾塞維克政府能夠維持恆久，似乎它不會維持到二、三星期之久。

在彼得格勒，希望莫斯科將不至落入布爾塞維克的手裏。同時在莫斯科，則希望軍隊司令部或頓河哥薩克人將表示出堅強的反抗。政府雇員的罷工是這種希望的一種表現。國家銀行的雇員，拒絕服從新政府的命令，而布爾塞維克因無行政的經驗，差不多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但意料

中的顛覆政府的暴動並沒有發生，蘇維埃政府很快的擴張了牠的權力。人民委員會就漸漸的統制了全局。有些前政府的雇員被黜了職，其他則加入爲新政府服務。共產黨的新人物佔據了要職。數星期間，布爾塞維克就當了莫斯科及彼得格勒政府機關的主人。

布爾塞維克把牠們的權力，從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擴張至於各省，大部分都沒有用武力。蘇維埃政府之實際上即爲共產黨獨裁，祇有在首都纔很明顯。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正式僅爲把臨時政府的權力轉移至蘇維埃而已，在各外省僅由本地的蘇維埃廢止了臨時政府所派的委員職位。蘇維埃的權力祇及於城鎮方面，鄉村社會即在臨時政府的時候就已表示站在反對的地位，現在就完全的脫離了政府，由沿習的農村會議統治。這樣，各省的地方政府便各不相同。地方蘇維埃的倚賴蘇維埃政府。直至布爾塞維克統制了每一蘇維埃止，完全是虛名的。這是由於派遣煽動者和武裝的擁護者到各省以後纔完成的。

政府用以鎮壓騷動的主要手段是政治警察的制度。由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列寧的命令，生產了鎮壓反革命的非常委員會「赤卡」(Cheka)。牠的最初的領袖是特仁斯基(Felix

(Dzozzhinsky) 它向蘇維埃國家的一切敵人宣布了『赤色恐怖』。一九一八年秋，在發生謀刺布爾塞維克領袖的事件，南方反革命的顯明，和協約國在俄羅斯的進行干涉以後，赤色恐怖最爲活躍。但即在一九一七——一八年冬季，『赤色恐怖』也已夠活動了，犧牲者的數目也很大。布爾塞維克的殘忍行爲並不是偶然的權力的濫用，『赤色恐怖』是布爾塞維克政府的一個完整的部分（註二）。

『沒有恐怖和暴力，無產階級的獨裁便成爲不可思議，』列寧說。就職務說，赤卡僅專門對付資產階級。赤色恐怖的一位領袖拉脫錫斯（Latvians）曾說：『我們並不是要和各個個人交戰；我們是要剷除資產階級。』事實上赤卡把凡有反對布爾塞維克嫌疑的一概不分皂白加以殲滅了。其中也包括高等階級人物，農民及工人。赤卡所常用的手段之一，是在非共產主義的團體中取人爲質，這些人質，他們往往完全沒什麼反政府的舉動，但往往受鎗斃的處分，尤其在發現了圖謀暗殺共產黨領袖人物之後。有時赤卡採用慘刑以取得消息和供狀（註三）。

除了赤卡所命令的執行死刑外，有許多人由各省，各個別的布爾塞維克團體的命令而鎗斃

了。一九一八年冬塞佛斯脫皮爾軍官的全體正法，便是一個例證。

政治警察之外，政府還有「紅軍」(Red Army)——或「工人與農民軍隊」(Workers and Peasants' Army)——的擁護。紅軍於一九一八年初組成，包括以前軍隊的兵士和青年的工人。紅軍最初都是雇傭的軍隊，他們有豐厚的俸給，特殊的軍糧，有合法的搶劫的機會。它的紀律是不嚴密的，祇足以對抗沒有武器的人民。這種軍隊是用以替代在和議談判後完全紊亂了的，在訂結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後最後解散了的帝國軍隊的。

一九一八——一九年冬，布爾塞維克成功地把國家的政府機關全都歸了它的管轄。當前的有待解決的經濟困難，是一個更嚴重的問題。牠們不但依舊沒有解決，而且確實的還隨着時間的前進而益為擴大。盧布的價值跌落了；物價升到了空前的水準，鐵路的情形變得更糟，工業生產的情形反證了工人管理的不合實際。布爾塞維克所一部分解決了的唯一的問題，是城市糧食的供給——尤其是供給共產黨的黨員，蘇維埃組織的雇員和工人。這個成功，由於徵收城市中所有的糧食以及鄉村中攜來的所有食料，用日糧卡的方法分配給某種類的居民。共產黨員和工人是最

優的第一級政府雇員是第二級；而無業者以及手工藝人是第三級。其他所有的人，被稱爲「不生產的分子」，都不在政府所照顧之內。平均食糧每天約麵包半磅。要在這日糧之外，合法的手段購買任何額外的食物是不可能的。所以日糧卡的取消，即無異乎活活的餓死。這種情形，使管理分配糧食的布爾塞維克對於城市人民得到極大的權力。但糧食的分配，祇是問題的一面，糧食有待於從鄉村方面取得。在克倫斯基政體時農民因爲政府的沒有能力供給製造貨物或酬付穩定的貨幣，就已經拒絕和政府合作，布爾塞維克政府甚至更無滿足農民要求的能力。

十一月八日的命令，規定產業國有，用以緩和農民的不滿，但它主要僅有紙上的重要性，因爲大部地主的產業，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以前早已給農民所瓜分了。同時，有待得到穀物以供給城市。政府就毫不猶豫地用武力的手段取去了農民的穀物。由赤色警衛軍（Red Guards）和赤卡雇員所組織的「糧食軍隊」調遣到了農村裏，農民設法藏掉了或甚之毀掉了他們的穀物，但終於得到了許多穀物了，送到城市方面。

這種手段，自然就激起了農民對於政府的嚴重的反對。這種感情，就使在政府勢力薄弱的地

方——主要的是遠離着中央權力的地方——發生了武裝的反抗。

四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布爾塞維克政府訓令陸軍司令部向敵方提議休戰。總司令杜康寧將軍 (General N. N. Dukhonin) 答復說這是政府而非軍隊的工作。第二天，他就被黜職，委任了一位新總司令克列命柯 (N. V. Krylenko) 代替他的職位。十一月二十二日，托洛斯基遞送了一件公文給彼得格勒的協約國大使，提議『所有前線立刻休戰，和即刻始和平談判。』同樣的公文也遞送給了駐彼得格勒的中立國家的外交代表。

協約國列強在俄的軍事代表抗議此種與德國單獨議和的意思。但他們似乎並沒有認清情勢的嚴重。有些協約國的代表似乎相信布爾塞維克建議作一個民主的普遍的議和，並不知道他們已經確定預備單獨和德國議和。十二月一日，美國軍事團主任裘孫將軍 (General Judson) 訪問托洛斯基，宣言說『向蘇維埃政府抗議和脅迫的時候已成過去了，如果那種的時候會存在過』

的話。』

十一月二十五日憲法會議的選舉，——由以前臨時政府的命令所召集，蘇維埃政府並沒把他撤消——顯出布爾塞維克無疑的只佔少數。在七〇三位代表中，他們祇占了一六三票。大多數代表屬於社會革命黨。或者因為這次選舉的結果，顯出布爾塞維克地位的不穩固，催促德國從速作和平的談判。中歐列強和蘇維埃俄羅斯間的休戰談判，就在十二月三日開幕。

同時，作為一個有實力的組織的軍隊，已經消滅了。前總司令杜康寧將軍被殺，布爾塞維克委員克列侖柯完全的統治了總司令部。軍隊的最後崩潰發生了。西部俄羅斯與高加索前線的數百萬武裝兵士，背棄了他們的職位，紛紛回返他們的家鄉。

五

恰當此時，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俄羅斯南方對布爾塞維克準備了一次武裝的對抗。這次的對抗包含兩種主要的勢力：頓河與庫班地方的哥薩克人以及一羣舊軍隊的軍官。

在前面已經看到，哥薩克人是沿習地代表着俄羅斯帝國內一個獨立的人羣。他們較之一般的俄羅斯農民要富裕，享有更實在的自治，所以他們完全不願傾向於歸附共產主義的統治。

這就免不了行起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武裝鬭爭。可是祇有少數哥薩克人明白這種鬭爭的不可避免，最初大部分人想布爾塞維克決不敢冒昧進攻，因此他們自己並不積極動員，從事於這個迫在眉睫的鬭爭。

並且，頓河和庫班地方的哥薩克人地位，因有大量的沒有哥薩克人那種特權的農民的存在而被削弱了。除了占人口全數百分之四十八的農民之外，頓河的工業區域又吸引了許多工人和礦工，他們占了人口數中的百分之十一，他們大部分都表同情於布爾塞維克。

這種情形，使哥薩克的領袖祇能秘密地準備鬭爭。頓河哥薩克人的領袖尤其害怕軍官們的活動會惹起布爾塞維克的進攻。頓河軍官們的當然領袖是俄羅斯以前的總司令亞歷克西夫及加尼洛夫將軍。亞歷克西夫在布爾塞維克暴動後即刻離開彼得格勒到頓河。頓河哥薩克人的首領加拉丁（A. M. Kalodin）是亞歷克西夫的知己朋友，允許他組織一隊義勇軍，不過須嚴守祕

密。加尼洛夫在他一九一七年九月的叛變運動後，曾被克倫斯基所監禁。布爾塞維克叛動的幾星期後，加尼洛夫逃到在頓河聯絡了亞歷克西夫。與頓河的軍官組織同時，在羅馬尼亞前線的俄羅斯軍隊也獨立的組成了另一個軍官團。軍官們的對抗布爾塞維克，除了政治上的觀點外，他們還有職業的反對的理由——希望重新建立俄羅斯的軍隊，與德意志繼續奮鬥，以冀恢復俄羅斯。在已被蘇維埃政府背棄了的協約國目光中的國家榮譽。

義勇軍並沒有很快的發展。每天報到的約有七十五人，其中大部的都是軍官，軍校學生，學生，以及高等學校的孩子。軍隊沒有軍器或彈藥。經費的接濟，全由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居民用了秘密的方式輸送而來。在一九一七——一八年冬的時期中，亞歷克西夫共收到了約五百萬跌了價的盧布。反布爾塞維克運動的最高指揮委託了一個三人執政團，包括：亞歷克西夫——這次活動的主要發起人，加尼洛夫——軍事運動的總司令，以及加拉丁——頓河哥薩克人的首領。直至一九一八年初，義勇軍纔準備了和布爾塞維克開戰。

六

當與中歐列強議和談判進行的時候，立憲會議就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於彼得格勒舉行。布爾塞維克曾努力運動代表擁護蘇維埃政府，因而就延擱了這次的會議。佔多數的社會革命黨，其地位頗足與政府爲難。布爾塞維克方面排斥反對黨者的第一步是逮捕了所有非社會主義派的代表——其中有兩位原已患病，在醫院中殘忍地被暗殺了。剩餘的非布爾塞維克代表，拒絕承認人民委員會是俄羅斯的合法政府，布爾塞維克代表就退出了會議。街頭發生了反政府的示威，但即被鎮取締了。一月二十七日晨一時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了解散會議的命令。代表們都驅出了會場，第二天早晨，由一枝布爾塞維克的軍隊把守住會場，不許再有其他的集會。

七

立憲會議的解散，加強了德國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與布爾塞維克談判中的地位。他們要

求俄羅斯允諾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以及愛沙尼亞的獨立。烏克蘭的一個代表團也要求自決權。這些提議超過了布爾塞維克所預備接受的。一月二十三日，他們用宣言的方式抗議德國的和平條件。爲了要奪取俄羅斯的大權，他們曾當過中歐列強的傀儡，現在，布爾塞維克想從把自己從他們的主人方面解放出來，但已太晚了。俄羅斯軍隊已經解散，處於德國軍事勢力之前，已陷於孤立無援的狀態。

德國鼓勵着烏克蘭的自決運動，用以完全毀滅俄羅斯的軍事力量。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烏克蘭宣告他們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實際上，它自一開始就受着中歐列強的代表所統治。很奇怪的，法國和英國都承認了烏克蘭共和國的獨立。不過它的生存很短促，二月八日，布爾塞維克的軍隊就佔領了它的首都基夫。

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議和談判同時達到一個僵局。代表蘇維埃政府談判的托洛斯基，拒絕接受德國的條件，但在二月十日發布一個宣言，通告對德戰爭的業已結束和俄羅斯軍隊的復員。這種的絕望的表示，很奇異地惹起了德國的疑懼（註四）。德軍隊奉命向俄羅斯進展，佔領了基

夫，奧軍到達了黑海的奧特薩。同時蘇維埃政府放棄了它的拒絕和議條件的態度，三月三日，簽訂了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

和平條件對於俄羅斯是十分嚴重的。烏克蘭，波蘭，芬蘭，立陶宛，愛沙尼亞以及拉脫維亞都得到了獨立。一部分的外高加索地方割給了土耳其。俄羅斯就失去了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失去了百分之二十七的可耕地；百分之三十二的平均數的穀物收入；百分之二十六的鐵道系統；百分之三十三的製造工業；百分之七十三的鐵工業；百分之七十五的煤場。此外，俄羅斯須支一筆大的戰爭賠款。

(註一) 但列寧終究不敢公然從芬蘭歸來，他祕密出席過多次彼得格勒布爾塞維克黨的集會。

(註二) 這是赤色恐怖與革命的白色恐怖 (White Terror) 的主要區別。白色恐怖純粹是反革命軍隊，各個人或機關的一種權力濫用。白色政府自己是從沒有宣告或實行過恐怖。且白色恐怖的犧牲者數目遠較赤色恐怖者爲少。

(註三) 中央赤卡和其地方分處所執行處死的人數，是無從計算的。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時，「正式」處死刑的當有數萬 (約七萬)。此外還有許多從沒有記載或明白的命令而被執行死刑的。鄧尼金將軍的委員會在調查俄羅斯南部赤卡的活動，單在俄羅斯南部一地，被處死刑的人數據估計達一百七十萬人。

(註四) 魯登道夫將軍在他的自傳中說，托洛斯基此時執行着協約國工具的任務。

第十六章 內戰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〇年

—

結束了俄羅斯參與歐戰的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和約，使布爾塞維克可以從事於鎮壓俄羅斯南方的反革命勢力，和鎮壓鄉村區域的反對。

布爾塞維克所採取的收集糧食的政策，行起了農民中間普遍的不滿。祇因為在奪去地主的土地重行分配之後，農民羣衆的缺乏團結，纔避免了一個反政府的總暴動的發生。一九一七年夏，混亂的佔奪土地就開始了。那些在布爾塞維克革命之前幸而未受分割和搶奪的產業，在臨時政府崩潰之後就立刻給農人取去了。一九一八年春，差不多所有的土地都經農人們重行分配過。在

分配之時，無論是以前屬於鄉村公社的土地，或從地主方面奪來的土地，或者農民從司徒列賓改革後所得到的自有的土地（註一），皆不加區別受一樣的處分。

因之在各郡內的整個土地面積，皆完全以數量為基礎重行分配過，以前的地主常和其他人一樣得到同樣的份額。因為郡的有大小，而郡以內供分配的新土地產業之數量與大小就也有不同，所以各郡間農民所得到的一份也就大有差別。土地的重行分配大抵由農民們自己所實行，祇有很少的情形中，政府纔在這種程序中有所行動。一九一八年的立法毀壞了個人土地所有權而歸之於共有。這凝固了村落的利益。

同時，蘇維埃政府因為種種的原因，深怕農民的反對強取必需的糧食以供軍隊和城市無產階級之用的政策。於是他們就想到了一個方法，把鄉村的農民分做許多派，使他們自相攻擊，因而消殺了整個俄羅斯農民階級的政治勢力。這個手段就是組織了一個「窮農委員會」（Committees of the Poor）。每一農村的居民分成了二個階級，一個是由較富的農民（Kulaki 富農，和 seredniaki 或中農）組成，另一個貧農（沒有牲畜或積穀的 bedniaki）組成。布爾塞維克把村

落事務的管理權交付了貧農，由他們組織委員會，監視着不使較富的農民把穀物藏匿不繳給政府的收集員。他們有占取任何發現了的剩餘穀物和牲畜的權力。這些措置，實際上就把共產主義的『階級鬭爭』輸入了農村。最初用以辯護搶奪大地主土地的『搶奪強盜』的口號，現在轉向來對付祇擁有幾畝田地和兩三頭牲畜的農民了。

貧農委員會的活動使農業發生了極大的紊亂。較富的農民大都賣掉或藏了他們的穀物，他們寧可把牲畜宰了，不願給窮農搶去。革命的鬭爭深入了鄉村社會的核心，吸收了整個農民階級的力量，就使布爾塞維克有了餘暇可以實行他們其他的計劃。貧農委員會就是鄉村中擁護布爾塞維克的主要勢力。

二

一九一八年中，布爾塞維克的權力不但已擴張到了各城市，而且也達到俄羅斯各農村區域。同時服從布爾塞維克權力的俄羅斯領土範圍，卻因為俄羅斯南部，西南部及東部反革命運動的

爆發而受限制了（註二）。

爲了要收復這些地方，布爾塞維克就需要改組他們的「紅軍」，這時的紅軍還不是一個有實力的可以上戰場的軍隊。一九一八年三月，蘇維埃政府就進行以強迫徵兵制爲基礎實行軍隊的改組。托洛斯基被任爲軍事革命委員會——陸軍部——委員長。舊俄羅斯的將軍以及前參謀部的軍官，都予以處理紅軍的新組織的職責。新的組織就做做着俄羅斯帝國軍隊的編制。於一九一七年成立的兵士委員會取消了，而由共產黨黨員所組成的「共產黨細胞」所替代，他們具有維持嚴厲紀律的權力。大部的「紅軍」軍官都是舊軍隊的世系軍官。有些共產黨的軍官，是由共產黨從士兵中提拔起來的。

對於赤卡的害怕，缺乏其他方法以維持生計，以及服役軍隊的職業的習慣，或許就是舊軍隊軍官所以在「紅軍」中服務的主要原因。在應募以後，許多軍官害怕一旦被反布爾塞維克軍隊的擄獲時的報復，因而就一意忠實地爲「紅軍」而服務（註三）。另一方面，如果謀叛蘇維埃政府，他的爲赤卡所執爲擔保他忠順的家屬，就得遭受慘殺。

內戰時『紅軍』的高級指揮，都是帝國軍隊受過訓練的軍官，其中如前帝國軍參謀部的曼尼夫上校 (Colonel S. S. Kamenev) 便是最好的蘇維埃戰略家（註四）。但此外也起來了許多新的軍官，其中如德克哈吉夫斯基尉官 (Lieutenant Tukhachevsky) 及波登尼隊長 (Sergeant Budenny) 最爲著名。一九一八年的強迫徵兵制，祇得到了所召人數的一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蘇維埃政府組成了一枝約有四十萬人的軍隊。

蘇維埃政府演進的第二個階段，是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時俄羅斯軍事成功的直接結果。內戰使『紅軍』成了一個有力的組織，使蘇維埃政府成了一個強固的中央集權的政府。因之，反布爾塞維克的努力，卻產生了一個和他們的原意大大相反的結果。他們直接激發在俄羅斯組成了一個服從蘇維埃政府意志的強大軍隊。

三

一九一八年最初幾月中，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繼續與中歐列強進行談判同時，布爾塞維

克，想擊潰俄羅斯南部的反對派。頓河及庫班區域，爲從西部前線以及高加索地方土耳其前線歸來的軍隊所佔據了，頓河哥薩克人的首領加拉丁，發現哥薩克人的完全解體，就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自殺。

這時唯一存在的反對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就祇有新組成的義勇軍，人數不滿四千，武備和服裝都極不整齊，祇有很少的資財。義勇軍雖然由優秀的領袖——舊俄羅斯軍隊最優等的將領——所率領，而且幾乎完全由軍官、軍校學生，以及大學學生所構成，但終以人數太少不能抵抗頓河地方的布爾塞維克軍隊。二月二十二日，義勇軍由加尼洛夫率領侵入庫班區域，想援助已經發動起來反抗布爾塞維克的孤立的哥薩克軍隊。經過與遠爲優越的布爾塞維克軍隊苦戰以後，加尼洛夫終於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聯絡了庫班的一枝小隊和庫班軍隊混合之後，加尼洛夫就決定進擊布爾塞維克軍在庫班的中心地葉加的林諾達(Ekaterinodar)。第一次的襲擊是失敗了。在第二次襲擊的前一天，加尼洛夫將軍被殺死了，由鄧尼金將軍擔當了總司令。義勇軍從葉加的林諾達退卻，向人民極不滿意布爾塞維克統治的頓河地方出發。軍隊雖然受到極大的損

失現在比當初出戰時卻擴大了。戰士的數目達五千人，此外還有一千五百的傷者。

四月中，頓河哥薩克人起而反抗布爾塞維克，把他們逐出了諾瓦吉加斯克（Novocherkassk）。這城得而復失而復得了好幾次，最後在戰事最嚴重的關頭，有一團從羅馬尼亞前線回來在俄國南部轉戰的義勇軍恰好到達，因而幫助哥薩克人最後占領了該城（註五）。五月十一日，召集了一個哥薩克人會議，選舉了克拉斯諾夫將軍為頓河哥薩克人的首領。

同時，德意志的軍隊雖然訂結了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卻正在向頓河進展，顯然想深入北部高加索地方。羅斯多夫城就在五月八日被佔領了。克拉斯諾夫首領就和德人進行談判，德國表示願意供給他軍器和軍需，以反對布爾塞維克，因為他此時正希望在俄羅斯南部從事於經濟的開發。有一件重要事值得注意的，同時德國由他們第一任駐莫斯科大使米白希伯爵（Count Mirbach）向蘇維埃政府表示友善的態度。占領當地的德軍在四月二十三日和烏克蘭政府訂結了一個經濟的條約，德意志得到了在俄羅斯南方開墾經濟的富源權利。他們在這地方重新確立了他們的所有主，不久，就推翻了帶有半社會主義色彩的烏克蘭政府。斯加洛巴斯基將軍（Go-

neral P. Skoropudsky) 被宣告爲政府的領袖，事實上政府完全受德國的支配。

四

一七一八年夏，頓河及庫班地方把布爾塞維克肅清了。頓河地方是由克拉斯諾夫將軍率領着頓河哥薩克人所肅清的，庫班是由義勇軍——現在已達一萬人數了——和庫班哥薩克人的努力所肅清的。但蘇維埃政府的一個更嚴重的脅迫，卻在俄羅斯東部伏爾加的對岸。俄羅斯東部的武力反抗布爾塞維克，最初由捷克斯拉伐克軍隊所發動。前被俘與軍中的捷克人，在俄羅斯革命之前曾組織成爲正式軍隊，參與了一九一七年夏季克倫斯基向歐列強的進攻。俄羅斯從戰爭中退出之後，這些約計四萬之數的捷克軍隊就要求把他們調到西部前線，繼續和歐列強作戰。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就連送經過西伯利亞。一九一八年五月，第一批的捷克斯拉伐克軍隊抵達海參崴，同時最後的一批卻還沒有越過伏爾加河。蘇維埃政府顯然受了德國駐莫斯科大使米白希的影響，下令捷克斯拉伐克的軍隊解除武裝。他們同意了，但莫斯科又傳來了一個新的

命令，說他們須以戰時俘虜論受幽禁的處分，於是他們就起來反抗布爾塞維克。一九一八年六月之初，捷軍佔據了所有在薩麻拉和海參崴之間的要邑。接着捷軍的打擊，東部俄羅斯及西伯利亞各處發生了一個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政治革命。

西伯利亞的推翻布爾塞維克政府的謀劃，是由前軍官的祕密結社和被排斥於蘇維埃政府權力之外的社會革命黨所策動的。這二種勢力的行動有密切的合作。蘇維埃政府沒收農民穀物的活動以及在烏拉哥薩克人中對於蘇維埃政策的遍佈的不滿，已準備好了一個叛變的場地。在有勢的農民協會中，大部的雇員都是社會革命黨人。他們和捷克的領袖發生了密切的關係。因為大部的捷克領袖也都是社會主義派。在薩麻拉，由吉諾夫（V. A. Chernov）——前一九一八年立憲會議的議長——為領袖，就組成了一個政府，包括立憲會議中的三十四位社會主義者。這個政府是很薄弱的。牠計劃組織一隊「民軍」，這個軍隊具備所有克倫斯基軍隊的缺點。農民也不信任政府，因為社會主義派所提出的土地綱領和莫斯科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綱領並無多大的區別。

但民軍得到了捷克人和本地哥薩克人的扶助。一九一八年八月，東部和西部俄羅斯的戰線沿着伏爾加和卡馬擴展。最初薩麻拉政府是勝利的。在佔領喀山城時，他們奪得了俄羅斯國家銀行的準備金，總計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元。後來紅軍的反攻，就使薩麻拉軍隊不得不退卻。同時在鄂木斯克地方組成的另一個政府，漸漸的得了勢。這個政府由更守舊的分子所組成，得到西伯利亞農民協會的擁護。西伯利亞政府動員了二十萬的兵丁，在一九一八年秋民軍失敗以後，它就指揮着從西伯利亞至鹽湖間整個區域的反布爾塞維克軍隊。薩麻拉政府在九月二十三日與西伯利亞政府合併，組成了一個五人執政團，由社會革命黨扮演主要的部分。他們曾努力推戴其時正住在俄羅斯南部的亞歷克西夫將軍為領袖，但在還沒有作任何確切的活動之前，他就去世了。因之這個政府就存留着而沒有一個有實力的領袖。在俄羅斯的遠東，因為有許多地方政府各自爭權，發生了完全紊亂的現象。

捷軍的叛動以及在西伯利亞俄羅斯新政府的成立，在歐洲西部得到了一個極大的印象。協約國甚之想也許可以在伏爾加重新建築起一條對抗德國的俄國前線。這種希望所造成的有利的印象，就引起了協約國的干涉蘇維埃的權力。

干涉布爾塞維克的最後決定的實行，經過了好幾個月的猶豫，和協約國方面想達到與布爾塞維克成立一個諒解的努力。即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簽署後，他們還沒有失去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重行參戰的希望。尤其是法國，設法與托洛斯基合作。因此之故，協約國沒有支助南部俄羅斯的義勇軍。駐彼得格勒的美國軍事團曾正式否認加拉丁首領的軍隊裏有任何美籍軍官。一月二十三日，在俄羅斯的美國紅十字會代理會長催促華盛頓政府即刻承認蘇維埃政府，和訂立一個『暫時的條約，大量的同情的合作成爲可能。』

但駐俄協約外交團不久終於不得不從事反對蘇維埃政府了。一月十四日，外交團對於逮捕駐彼得格勒的羅馬尼亞公使提出了抗議。二月八日，在蘇維埃政府取消宣告俄羅斯的外債之後，外交團就提出一個很激憤的通牒。他們反對布爾塞維克的最重要理由之一，是關於協約國送給

俄羅斯的軍需的處置問題，這些軍需現在是在布爾塞維克管轄之下。因為恐怕這些軍需會轉輸給德國，協約國的海軍就在一九一八年春在北冰洋上莫曼斯克（Murmansk）地方登了岸。這些行動並不是正式對抗蘇維埃政府，但當緊張情勢增長之時，協約國軍事團就從彼得格勒遷到了伏洛格達（Vologda）和阿爾干日爾。

八月二日，在協約國軍隊到了阿爾干日爾後，城中就發生了反對布爾塞維克當局的暴動。在協約國保護之下就組織成了一個北部的臨時政府。

協約國干涉俄羅斯的性質並沒有十分的確定；它是一種不完全的干涉。這情形由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美國政府的一個正式的公文中敘明了，它宣言在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限於保護和援助，像那些抵抗奧武力攻擊的捷克軍，和推進任何自治或自衛的運動，在這些情形之下，俄羅斯人自己當願意接受扶助。爲了這些目標，美國政府向日本提議各派數千兵力至海參崴（註六）。

一九一八年秋，蘇維埃政府的地位似乎十分的危險。牠祇管轄了歐洲俄羅斯的中部。在南方，德奧佔領了烏克蘭；頓河區域已脫離布爾塞維克，與德國親近。庫班區域已肅清了布爾塞維克軍

隊，起而對抗德國；南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在捷克軍和執政團的勢力之下——一個對於德國的可能的脅迫；極北和極東已爲協約國軍隊所佔領。在蘇維埃之下的俄羅斯，減縮到了十六世紀時莫斯科公國的疆界。在這個時候，歐戰結束了。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一日德國正式屈服。

六

休戰在俄羅斯事件中產生了一個不意的結果。雖然布爾塞維克在某種程度是一個德國的傀儡，曾背棄了協約國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單獨訂結了和議，但中歐列強的崩潰，使他們得到了極大的利益。第一，佔領烏克蘭支持着短命的烏克蘭政府的德軍撤退了，布爾塞維克的軍隊，就可以自在地長驅直入。反布爾塞維克者希望協約國要求德國兵隊撤出南部俄羅斯之後，自己佔領該地。德國軍隊的退出，以全體遣散爲條件，正如一年前俄羅斯軍隊那樣，但並沒有協約國軍隊來接替。以前德國是不准在斯加洛巴斯基下的烏克蘭政府保存任何軍隊的，因之在德軍撤退的幾星期後，就爲社會主義派領袖彼勒拉（Pollura）攻陷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法軍第一

支隊佔領了奧特薩，但要執取德軍遺留下來的權力，他們已嫌太遲了。要征服俄羅斯的南部就必須有一次軍事上的接觸，但這是非協約國所願做的事。

協約國的兵士不希望再來一次新的戰爭。在法國英國所採取的政策間發生了糾紛，而且法國和英國對於俄羅斯南部俄羅斯人的反布爾塞維克運動都沒有完全的信任。這種情形使真正的軍事干涉成爲不可能。英國並不想從事任何規模的軍事行動，而以佔據了外高加索地方爲自足。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杪，英軍的一分隊佔據了裏海煤油業中心的巴庫，一月後又佔據了外高加索煤油管系終點的巴屯。英政府的代表以軍需和兵器供給俄羅斯南部的義勇軍，這個被後者所接受了。

同時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三日，法國宣告他們是奧特薩區域的最高當局，計劃以俄羅斯軍隊的幫助對布爾塞維克作軍事行動。南部俄羅斯由英法兩國分爲二個勢力範圍，以頓河爲其中間的邊界。英國的干涉僅限於武器供給義勇軍，而法國則計劃着直接攻擊布爾塞維克的軍隊。後者政策的結果是完全的失敗。法軍受了布爾塞維克的宣傳，拒絕應戰。法軍指揮不再能信任兵士。

因而一枝比較薄弱的布爾塞維克軍隊，竟能把法軍逐出了俄羅斯的南部。

西部前線的休戰，也影響了西伯利亞的發展。歐戰結束後，協約國就無意於再在伏爾加地方設一前線。同時捷克軍隊也失去了與布爾塞維克鬪爭的興趣，這一件事在他們原祇是因對中歐列強鬪爭而附生的枝節。他們受勑仍留在西伯利亞，保護西伯利亞鐵道。協約國現在想以外交手段來處置俄羅斯事件了。一九一八——一九年冬，在巴黎和會中就討論着俄羅斯的問題。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威爾遜總統發出了一邀柬『給任何現在正實行或計謀在俄羅斯運用政治權力或軍事統治的每一個有組織的團體』派遣代表參加將在瑪摩拉海普麟克（Prinkipo）舉行的會議，同時須實行暫時的休戰。

這樣，蘇維埃政府所處的危急地位，在數月之內就完全的變更了。布爾塞維克現在和反布爾塞維克派同樣的被邀參加會議。威爾遜的提議，經蘇維埃政府的接受，但為所有反布爾塞維克勢力所拒絕。布爾塞維克所以接受的緣故，是因為提議允許解除他們現在所處的可怕的壓迫——在他們所佔有的領土之內的以及包圍他們的敵方方面的。反布爾塞維克所以拒絕的緣故，是由

於蘇維埃的僭權，他們的把俄羅斯出賣給中歐列強，以及布爾塞維克在他們統治的領土之內所採用的暴虐的政策。根據他們的見解，這個提議是一個侮辱。它不啻等於協約國の間接承認蘇維埃政府，給予了布爾塞維克以重要的道義上的擁護。

七

以蘇維埃政府而與反蘇維埃政府相對照，則前者是一個由共產黨獨裁的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後者則既不統一，又不集權。

在內戰之時，俄羅斯有許多不同的反布爾塞維克的組織。除了那些像德國佔領烏克蘭時所成立的斯加洛巴斯基政府那樣祇靠外國列強的扶助纔存在者外，有二種主要形式的政府。第一種形式類似人民選出的地方行政機關。俄羅斯南部頓河及庫班區域的哥薩克人的組織就屬於這一類。第二種形式是由一些汎俄羅斯組織所建立的政府。這一種是俄羅斯南部以舊俄羅斯軍隊領袖為首領的亞歷克西夫將軍的政府。薩麻拉地方受社會革命黨擁護的政府，亦屬此類。這種

俄羅斯的行政組織的例子外，還有個人的獨裁，如海軍大將柯卻克 (Admiral A. V. Kolchak) 在西伯利亞所組織的。

主要的反布爾塞維克政府的目的，是在莫斯科建立一個新的俄羅斯政府，以副在布爾塞維克執政顛覆後立刻召集的國民會議的希望。柯卻克和鄧尼金二人都曾明顯的表白，這一個目的。我們沒有理由可以懷疑這種陳述的誠意。

反布爾塞維克政府的缺點，就和帝制崩潰後所建立的臨時政府的缺點相同。當環境需要活動的時候，他們卻一意的互相爭論。鄧尼金內閣的穩健的守舊派和改進派的領袖嘵嘵討論着未來法律的細節。例如土地問題會根據收用私有的大產業和土地分配給農民的原則加以詳盡的討論。同時產業的原主接受了反布爾塞維克政府的保護，就實施他們原有的權利。農民在烏克蘭所歸為已有的土地又被奪去了，這是他們一九一九年夏反對鄧尼金政府的原因之一。但反布爾塞維克政府雖有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弱點，同時農民對於蘇維埃政府的政策也不完全一致。烏克蘭的農民雖得到保有土地的保證，但爲了抗議穀物的劫奪，在一九二〇年即起而反抗布爾塞維

克政府。

鄧尼金政府的財政部長很留意的限制着紙幣的發行，盡力的使可以符合於合理的財政管理的原则。結果就使鄧尼金政府缺乏代幣，不能十足付給軍官和兵士的俸給。這又引起了不合法的勒索，有時竟就公然的搶劫。受負擔最重的農民深恨這一種政策。

沒有一個反布爾塞維克政府，曾成功地利用農民對布爾塞維克政策的反對來實現他們的目的。反布爾塞維克勢力所佔領地的經濟生活，差不多和俄羅斯中央同樣的完全紊亂。爲了要征款就設立稅卡，貨幣跌價，運輸差不多爲軍隊所完全獨佔，鄉村不斷的受着兩方面士兵的蹂躪。經濟方面利於反布爾塞維克的一個因素，就是他們的完全沒有採取社會主義。私人經商是被准許的，農民合作社擴張了他們的活動。

要得到反布爾塞維克勢力所佔領的南部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經濟狀況的真相，必須把它和蘇維埃政府所統治的俄羅斯中央的經濟狀況作一個比較。在反布爾塞維克勢力所佔領的地方，人民，直至一九二一年他們被莫斯科政府吞併了，經歷着混亂的毀滅以後，他們並未感受到他

們情形的猶勝一籌。

八

我們已經看到，歐戰終結對於蘇維埃的境遇給了一個最有利的影響。蘇維埃免去了迫在眉睫的毀滅，但制服整個俄羅斯受他統治的問題依然存在。從軍事的觀點上看，一九一九的一年是一個危險的時期。在俄羅斯南方的鄧尼金以及在西伯利亞的柯卻克的活動的缺乏任何合作，就幫助了蘇維埃政府制服了反布爾塞維克勢力的勝利。兩種勢力都設法想達到同一的目的：即直接佔領莫斯科，而不想先把他們的勢力聯合起來。蘇維埃政府分別的對付着他們，就可以各個加以擊破。

自一九一八年九月十八日的一次政變之後，柯卻克就擔任了西伯利亞政府的領袖。他是一個勇敢而愛國的人，在反抗莫斯科時懷抱着最高的目的。但他卻不能勝獨裁者的重任，第一，他雖然是一個有才幹的海軍司令，可是他並不是一個陸上的軍事家，他也不是一個外交家，但在他的

地位，對於捷克軍及協約國間關係的外交手腕是極重要的。並且，柯卻克不熟習西伯利亞的人情和風俗習慣。他的屬員對於他，並無強烈的私人愛戴的維繫，像俄羅斯南部軍隊的司令們那樣情形。他的十一月的政變引起了社會革命黨的反對，後者立刻從事宣傳以圖傾覆他的權力。他們利用在捷克領袖中影響以傷害柯卻克。不管有這種種弱點，他終於發動了一次向蘇維埃政府的進攻。

柯卻克獨裁的最初幾月中，他的戰爭得到了勝利。白爾摩城是取得了。一九一九年三月，攻陷烏發（Ufa），布爾塞克維的軍隊凌亂地退卻了。五月柯卻克的軍隊就達到了格拉佐夫，布哲洛克，奧倫堡，烏拉爾斯克（Glazov-Buzuluk-Orenburg-Uralsk）陣線。

柯卻克軍事的成功使協約國發生了一個印象。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巴黎的最高議會通告他，說協約國「願意以軍需糧食援助柯卻克海軍大將及其輔佐的政府，使他們能自行確立為全俄羅斯的政府。」協約國祇要求柯卻克海軍大將和他的輔佐同意某種的條件，如果接受條件，就可以繼續得到協約國的援助，這些條件是：（一）召集立憲會議；（二）即刻允准在他們

控制的領域內，地方議會中一律採用自由投票；（三）不恢復俄羅斯任何階級的特殊權利；（四）承認芬蘭與波蘭的獨立；（五）承認波羅的與高加索地方爲自治區；（六）承認和會有決定處置比薩拉比亞的權利；（七）未來的俄羅斯政府加入國際聯盟。柯卻克答覆說召集立憲會議將是他在布爾塞維克崩潰後的第一個措置；對於波蘭獨立他沒有什麼異議，但將來俄羅斯與波蘭的疆界，和芬蘭與比薩拉比亞問題，皆應由俄羅斯立憲會議去決定。柯卻克接受波羅的和高加索地方的自治。關於俄羅斯國內問題的政策，柯卻克保證不同復到舊政體。最高議會『歡迎』柯卻克海軍大將的答覆，因之協約國就『願意給予柯卻克大將及其輔佐。以在他們（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二日）原函中所約定的扶助。同日，鄧尼金將軍就宣告服從柯卻克，認柯卻克爲最高統治者。』

柯卻克的外交地位似乎就很占優勢，但協約國的扶助在鬭爭中並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決定點乃在於柯卻克海軍大將與蘇維埃軍間的軍事戰術。

柯卻克的軍隊總計一二五、〇〇〇人而蘇維埃軍隊計一一〇、〇〇〇人。由捷克人該達將軍（General Gayda）指揮的北路軍，是柯卻克的最強設備最完全的軍隊。柯卻克的軍事計劃，

即以北路軍的作戰爲基礎，以圖與在白海海濱的英軍與俄軍取得聯絡。這個計劃的採用是一個大錯誤。第一，牠排斥聯絡南方鄧尼金軍隊的另一個策略；第二，牠在柯卻克前線的正中造成了一個弱點。蘇維埃總司令，前帝軍的參謀部長伽曼尼夫認清了他敵方的錯誤，立刻就向柯卻克前線的中心反攻這個活動成功了，於是就必須即刻退卻。柯卻克的北路軍隊恐怕着被截斷後路，也就同樣退卻。柯卻克的進攻就此崩潰了。

同時蘇維埃政府委任伽曼尼夫爲一切軍事行動的最高總司令。他最可靠的蘇維埃軍隊從西伯利亞前線調回進擊南方的鄧尼金。第二次對反布爾塞維克派的軍事行動就開始了。

九

一九一八——一九年冬，鄧尼金的義勇軍在西部高加索和布爾塞維克軍隊接觸。五日中，因爲普遍的農民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暴動，鄧尼金的軍隊——現在人數約計一五〇、〇〇〇了——就能夠進行向莫斯科進攻。六月，俄羅斯南部的重要城市——喀科佛、伊卡脫里諾斯拉夫和

察里津，都爲義勇軍佔領了。這時伽曼尼夫已經制止了柯卻克的進攻，於是就把他的注意轉向了鄧尼金。但是蘇維埃軍隊第一次的反攻失敗了。十月中，義勇軍的進展已達到了最後的限度。陣線擴展着穿過了窩羅尼斯，奧累爾，日尼古夫，基夫，奧特薩（Voronezh-Orel-Chernigovskii-Odessa）線。同時，在北方，郁頓尼區將軍（General N. N. Yudenich）的軍隊以愛沙尼亞爲根據進攻彼得格勒，佔領了加奇那（Gatchina）。

西伯利亞，南部俄羅斯，彼得格勒以及阿爾干日爾四面的激戰，蘇維埃總司令擊潰了鄧尼金的軍隊。農民對於布爾塞維克的叛亂轉向了鄧尼金。義勇軍不得不從速退卻，最後被逐到黑海口，迫而向英軍求援，幫助他們軍隊，家族以及傷者的撤退。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就放棄了諾伏洛錫斯克（Novorossiisk）。義勇軍，頓河與庫班哥薩克人的殘餘渡海而到了克里米亞半島。鄧尼金辭去總司令的職位，委定了倫吉爾將軍（General P. N. Wrangel）爲繼位者。

同時柯卻克的命運也差不多完了。他軍隊的完全崩潰，祇是一個遲早的問題。協約國的扶助，在他們一九一八年六月的宣言後所盼望實現的，終未成爲事實。社會革命黨所激動的農民的暴

動遍布了西伯利亞。並且唯一交通的道路西伯利亞鐵道，又在反對柯卻克的捷克軍所控制之下，更增加了混亂。他與他的軍隊被隔斷了。管轄伊爾庫次克的革命委員會由捷克人的默許和法將鄧寧 (General Janin) 的准許，把他逮捕。幾天之後，柯卻克就被鎗斃了。

二星期內，蘇維埃的軍隊到了伊爾庫次克。西伯利亞分成二個主要區域。蘇維埃政府統治所有直至貝加爾湖的地方。遠東實際在日本軍隊統治之下。直至經過了兩年的爭鬪和外交上的談判，蘇維埃政府纔佔領了全部的西伯利亞。

反布爾塞維克勢力的崩潰，使協約國家不得不改變了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的立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八日路易喬治 (Lloyd George) 即宣布說布爾塞維克是不能以武力征服的。一九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協約國的最高議會取消對俄羅斯的經濟封鎖。阿爾干日爾由協約國軍隊放棄，所有協約國的軍隊都退出了俄羅斯的領土。

接着俄羅斯北方及東方的反布爾塞維克軍隊的撤退和戰敗之後，現在就祇剩一個反對蘇維埃政府的活動中心了。鄧尼金的殘軍的總司令倫吉爾將軍佔據了克里米亞半島。他立刻從事於改組軍隊，繼續武力反抗莫斯科。軍隊有了一次休息重行整頓了軍紀；對於向和平的人民勒索糧食，採取了嚴厲的處置。爲了要依靠南部俄羅斯農民的扶助，倫吉爾將軍宣布了他的基本政策在於滿足他們的要求，他的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五日的農業法，把土地的所有權授與了農民。這種改革會由前農業大臣克列伏森 (A. V. Krivoshein) ——他在司徒列賓改革中曾佔一個重要的地位——所實行的。但所冀望着的新政策的效果卻並沒實現。農民依舊蟄伏不動。在他追求同盟以對抗布爾塞維克之中，倫吉爾曾向波蘭和南部俄羅斯農民運動的領袖謀取聯絡。他派遣了一個代表去見無政府農民隊的領袖曼喀諾 (Makhno)，以求得和他結聯同盟的目的。但他的代表爲曼喀諾殺害了，並沒有得到答復。

倫吉爾並不相信單是他的祇有七萬人的軍隊便可單獨地擊敗蘇維埃政府。他把他的信心置於他的新農業政策之上，他相信農民熟知了這個政策時，他們就會起而擁護他，和可以毀壞蘇

維埃軍隊的紀律。但是他的希望並沒有實現。苦於內戰的農民，並沒有給新農業法所誘動，並且在南部俄羅斯的許多地方，農民便根本沒有知道倫吉爾的農業政策的消息。頓河及庫班哥薩克人反抗蘇維埃的一次暴動失敗了，同時紅軍道德上的鍛練，在這個時已到了極高點，所以依舊沒有受倫吉爾綱領的影響。

波蘭對蘇俄戰爭，不但沒有加強反布爾塞維克運動的勢力，而且得到了相反的結果。蘇維埃利用了因波蘭的干涉而在國內所引起的民族的感情，得到國內最頑強的敵人的合作。

由蘇維埃政府的請求，歐戰時的老將蒲魯錫洛夫將軍——他現在已退休居於莫斯科——向俄羅斯所有軍官發表了一篇擁護俄羅斯軍隊反抗波蘭的宣言。這篇宣言得到極大的效驗。

波蘭最初的進行是成功的。一九二〇年五月六日，經過了一次很短的接觸，就佔領了烏克蘭的京城基夫。但蘇維埃政府立即從事了一次反攻，把波軍逐出了基夫，直逼至華沙的郊外。七月十日，波蘭向協約國籲求援助。法國就派遣了一個軍事團由威根將軍（General Weigand）的督率到了華沙，同時，協約國想調解蘇維埃政府和波蘭。

鑒於蘇維埃軍力的繼續的增加，法國就決定扶助倫吉爾將軍。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倫吉爾將軍的行政就被認俄羅斯南部的事實上的政府。同時，由於法國軍官的抵臨，波蘭對於蘇維埃開始反攻。蘇維埃軍隊雜亂地差不多直被趕到了明斯克。波蘭軍隊就停留不進，雙方開始和平的談判。和約的草案於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二日訂立。波蘭前線軍事活動的停止，就使蘇維埃政府可以把牠的軍隊調到俄羅斯南部，向倫吉爾進攻。十一月在南部俄羅斯和克里米亞接界處倍勒科潑地腰的地方發生了一次激戰，倫吉爾認清他不能抵禦「紅軍」的襲擊，就下令所有反布爾塞維克份子退出克里米亞半島。約有十三萬兵士與平民，和着他們的家族，登了船向博斯破魯斯出發。於是內戰就告終結了。

蘇維埃俄羅斯和波蘭間的和約，最後於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八日在里加簽字。解決的條約於俄國是非常不利的。布爾塞維克革命爆發時德軍的前線，作為波蘭的東邊的疆界，這意思就是使四百萬的俄羅斯人歸併了波蘭。俄羅斯須把自從一七七二年，從波蘭取去的所有軍事上的擄獲物，圖書以及藝術作品歸還波蘭。因之俄羅斯在內戰時期以後，不但損亡了人和財，而且還喪失了

重要的土地。

(註一)參看第十一章第三節，在一九一七年這種農民的人數達六百多萬。

(註二)參看後面第三四節。

(註三)有許多紅軍軍官被俘而爲反布爾塞維克者鎗斃的例證。

(註四)不要與共產黨著名領袖伽曼尼夫(L. B. Kamenev Rosenfeld)誤會了，他後來成爲反對派的一個領袖。

(註五)參看前面第十五章第五節。

(註六)日本政府亟欲在西伯利亞參加一次政治上的任務，它就調了一大枝軍隊到海參崴。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軍在西伯利亞的計有六〇、〇〇〇人，而美國爲八、四七七人，英國爲一、四二九人，意大利爲一、四〇〇人，而法國爲一、〇七六人。

